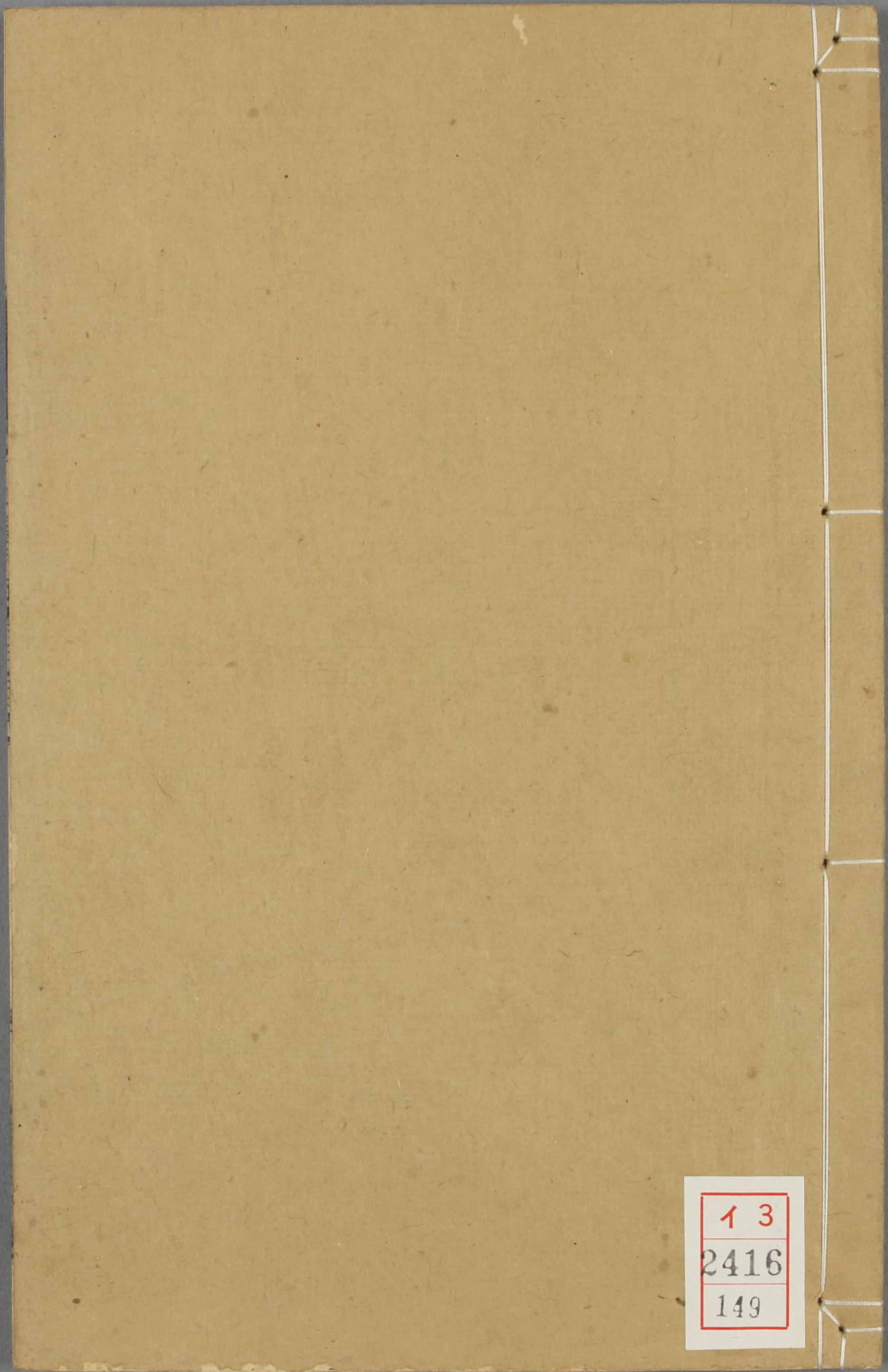




13
2416
149



13
24/6
149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

半澤文庫

巧藝部三書

書四

增尺牘十首東觀漢記曰北海靜王睦善草書臨神

授九勢羊欣筆法曰伯喈常居一室不寐恍然章草

書斷曰漢黃門令史游作急就三估張懷瓘書估

章解散隸體麤書之謂之章草凌雲榜善楷書要錄曰韋

立其一中估義獻為下估鍾凌雲榜善楷書要錄曰韋

張為中估義獻為下估鍾凌雲榜善楷書要錄曰韋

就雲臺誤先釘勝而未題以籠威誕輒輻長絙引之使

楷法著之孫絕此祕法不傳邕宣和書譜曰鍾繇初求蔡

輒輻胸以五靈丹救之得活書法十二意

太相以五靈丹救之得活書法十二意

巧藝部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

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永字八法書法

輕快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張翼

之勢能通一切八法謂側勒弩趯策掠啄磔也張翼

亂真梁虞蘇論書表曰義之當自書表掠啄磔也張翼

幾欲亂真蠶紙尋書又曰子敬門生之初不覺詳看乃

戲學部或曰孝武取小書於蠶紙中尋取大有所得

體法書要錄曰衛恒祖述飛白而造散隸之書開張隸

也間總角刻碑又曰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

書亦妙絕竊寫易真多在中書曰王僧虔云子敬上表

復與不疑一字徑尺宋書曰高祖書素拙劉穆之曰

且其勢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神筆

三紙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曰前奉神筆三紙并今

說可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

以荻畫灰心篤志無紙墨至以荻畫灰未嘗解倦

丁真永草妙天中記曰陳僧智永草書人云丁真永草

門限尚書故實曰人就用鐵葉求書者如市所高麗求

書錦繡萬花谷曰歐陽詢初學義之書後險勁過之因

我耶不擇筆墨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

而如捷者惟寶章集嘉話錄曰武后嘗御武成殿閱

存乎方慶遂進自右軍以下至僧虔等二勅賜真蹟

十餘人書帖後命崔融作序賜名寶章集勅賜真蹟

徐浩古跡記云中宗時勅賜宗楚客寶章集勅賜真蹟

枯樹賦為脚大會入筆墨三昧郎官廳鐫記唐人正

貴要張以示之

巧藝部

書

謂書無出其右者可
一 代冠冕 天中記曰懷素草工瘦張

勁難工此兩人
太湖精 李頎贈張旭詩皓首蠶頭

馬尾 山堂肆考曰顏真 得書法隱處 廣川書跋曰顏

股謂得古人 黃仙鶴 假法書苑曰李邕善書仍自刻多

鶴之類 碧落碑 天中記曰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

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 柿葉 孔帖曰鄭

無紙慈恩寺時柿葉數屋 風骨峻極 宣和書譜曰柳

日往取葉隸書歲久乃遍 風骨峻極 宣和書譜曰柳

驚鴻加以盤結下韞蓋言其風骨峻極 比玉比珠

又曰劉涇作書話以懷素比玉 比玉比珠

求書 張懷瓘書估曰近鍾尚書紹京不惜大費破產求

真書 三家法 東軒筆錄曰五代楊凝式國初李建中

嘗論三家法 行草主肥厚李昌式不免於重濁山谷

李西臺如法 師參禪王著如小禪縛入聖 書體一變

曰蜀人王著善草隸獨步 六字至一字皆極 適勁自是書

一番令書 八字又令書六字至一字皆極 適勁自是書

體一變 然可觀 體外八體 意翰墨當效唐元度夢英作篆

籀宗之 又嘗盡六幅絹體之外作八體學者 分隸石經

宋史列傳曰 宗室克繼善楷書尤工隸篆仁宗親臨試

字比周越 聖景祐間然筆法軟俗無古氣梅堯臣書名天

詩閒淡無味 蘇舜欽喜為健句而草書尤工嘗曰吾不

幸寫字為人 比周越作詩為健句而草書尤工嘗曰吾不

鸚哥嬌 宋釋道潛書謂之鸚哥嬌謂十五孟父論李十八

句大率雜 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 行酒作字

僕近日書 如何僕答云可作秦吉了矣

巧藝部 洪鑑類書卷三十一

又曰元祐末米元章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紙上而置銀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幾不能供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醉墨瀾翻宋坡何遠春渚紀聞曰戲書以娛坐客多見傳錄獨畢少董出遊戲書侯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而語特有味云出遊戲書三反遊戲書曰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書以平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也三反遊戲書以平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何遠異耶此公亦具眼人法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軸入獨有四面米宣和書譜曰善番覆一日數十張學書獨有四面識者然一筆我香餅來遲集事淵海曰蔡君謨錄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歐公以鼠鬚栗尾筆銅錄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

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歐公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問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猶無一種物又可笑也百衲本廣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雕戈蟲鳥法蟲詞林海錯曰李伯時得雕戈用父作雕戈鉤端勁無誤書間見後錄曰康節手寫易金法今亦不傳端勁無誤書間見後錄曰康節手寫易失購遺墨工書翰有晉人筆意興陵萬機之暇嘗購其遺墨禿筆作隸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曰漢隸歲久學之仲微乃故用禿筆作隸風雨剝蝕故其字無復鋒鏘近者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木中四字夢溪筆談曰民家折梯木中有上天大國四書洗人心宣和書譜所書千文落筆輕清無一點俗氣飄飄若飛雲之映素月一見使人冷然有物外興豈其書足以洗人之心耶是草聖不工得詩索筆疾書滿紙使其姪錄之當奇巧藝部附益頁山卷三頁二十六

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
丞相熟視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
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
時人以趙孟頫之號曰黨趙
皆善隸篆凡宮廟榜署經光慶書禮受尊號及受命寶
驕驕擇木為第一流方之梁適題黨懷英八分書在金朝
能得韓擇木為第一流方之梁適題黨懷英八分書在金朝
之陽驕驕擇木為第一流方之梁適題黨懷英八分書在金朝
錄劉誠意遺書天威嚴重進見者無不端
又朱國禎開國臣傳曰泰和曾鼎工詩
擅八分書範金為小印章渾然古意
吳勤永新字有晉人風
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
李北海趙承旨品騰古今
賞鑑書畫為詞林之冠
畫專精篆隸之學窮崖斷碑搜訪撫榻
晚年隸書益進師法秦漢最為通古
師法秦漢又曰王寵行書
為詞林冠又曰陸深工書
晉人風格又曰
範金為章
詞翰清麗又曰

莫是龍妙於書法嘗作送
春賦手自繕寫詞翰清麗
疎秀出塵又曰王寵行書
疎秀出塵妙得

書五

增詩唐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曰六文開玉篆八體
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鸞驚遊
霧疎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杜甫殿中楊監見示
張旭草書圖詩曰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
示滿目增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有古色鏘鏘鳴玉動
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
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

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通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
寢食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韓愈岫嶁山碑詩曰
岫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竒科斗拳身薤倒披
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
我來咨嗟涕漣漉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柳宗元詩曰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
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 陸希聲寄詈光詩
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
手應念江頭泝人 孟郊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詩
曰狂僧不爲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明巔

手中飛黑電象外瀉元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爲迴旋驟
書雲霧灑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虵虺噴然生風煙江人
願停筆驚浪恐傾船 宋蘇舜欽陽冰石篆詩曰一氣
破散萬事起獨有篆籀含其真周鼓秦山壞已久下至
唐室始有人宗臣轉注得天法質雖渾厚氣乃振人間
所存十數處豐疎異體世共珍其中琅玕石泉記比之
他法殊不倫鐵鎖關連玉鉤壯曲處力可掛萬鈞復疑
蛟虬植爪角隱入翠壁蟠未伸近來俗眼苦不賞唯有
風月時相親紫微仙人謫此守此地勝絕舊喜聞公餘
往觀領賓從獵獵畫隼搖青春遠休車騎步泉側酌泉

愛篆移朝昏揮弄潺湲翫點畫情通恍忽疑前身作詩
緘本遠相寄邀我共賦意甚勤昨承見教久閣筆壓以
大句尤難文高風勝事日傾倒安得身寄西飛雲 歐
陽修石篆詩曰寒晶飛流落青苔旁斲石篆何奇哉其
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
之以紙磨松煤欲令流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
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脉渾判元
氣結此高崔巍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於蒼崖山
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羣仙飛空欲下讀常
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

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蘇軾和人求筆跡
詩曰麥光鋪几淨無瑕入夜青燈照眼花從此剡藤真
可弔半紆春蚓綰秋蛇 又柳氏二外生求筆迹詩曰
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
莫厭家雞更問人 又曰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鬚鬢
已如絲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 又次韻
米黻二王書跋尾詩曰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
青李秋虵春蚓久相雜野鷺家雞定誰美玉函金籀天
上來紫衣勅使親臨啟紛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
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

此本上有桓元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
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 又詩曰
元章作書日千紙半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爲餅未必似
要令癡兒出饒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
忍饑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 黃庭堅以右軍
書贈丘十四詩曰丘郎氣如春景晴風暄百果草木生
眼如霜鵲齒玉冰擁書環坐愛窗明松花泛硯摹真行
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我昔頗復戲墨卿
銀鈎蠶尾爛箱篋贈君鋪案黏曲屏小字莫作癡凍蠅
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官奴作草欺伯英

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卿家小女名阿潛
睂目似翁有精神試留此書他日學往往不減衛夫人
沈遼酌德相論書詩曰野舍老餘生雅尚今已愜不
逃世憂患餘事寄巾蹠行尋青山轉坐對青山疊欲隨
白雲去儻與幽人接德相屢相過老夫寧足躡由來廢
井水不如長劒鋏往往論書法軒軒兩目睫中郎石經
在元常表軍捷漢魏多傳人至宋有遺帖唐室初最盛
漸衰自中葉歐虞緬誰嗣顏柳何足躡篆籀昔難工草
聖誰敢輒巨山作散隸雄古掀龍鬚貞觀喜飛白凌厲
騰春蝶豈特豁神觀直可祛鬼魔古人有所寓天性難

必協所志有大小其材有勇怯或憚懦文雅或軒昂豪
俠或轉戰鞍馬或驅馳弋獵或發於止諫或得於訟牒
或奮奪牀陛或造成緘褶或爲神所迫或自勢所劫或
醉以賈禍或詐以行謀或習於娛樂或勞於呿嚙有燦
如文錦有勁如金桼有倚如戈鋒有點如山業有駛或
如波有媚或如靨或騰如煙霏或落如鳥跼淵妙欲飛
動拙惡愧偏摩當寢或不寐當晝亦忘饑有譽終甚微
或毀則羣囁爲功有不至考古安能厭十年幸能就萬
金毫豈泥金玉敷卷軸龍蛇閱箱笈是惟小夫技寧當
丈夫業 陸游暇日弄筆戲書詩曰草書學張顛行書

學楊風平生江湖心聊寄筆硯中龍蛇入我腕匹素忽
已窮餘勢尚隱鱗此興嗟誰同 楊萬里跋歐公真蹟
詩曰遂初欣遇兩詩伯臨川先生一禪客三人情好元
不疎祇是相逢逢不得渠有正觀碑儂有永和詞真贋
爭到底未說妍與媿珊瑚擊得如粉碎趙彝博城翻手
悔不似三家鬪斷碑夜戰半酣莫先退皇朝愛碑首歐
陽集古萬卷六一堂元圭漆玉堆墨寶黟霜黑水塗緇
裳臨川無端汲古手席卷歐家都奄有岫山科斗不要
論嶧山野火不經焚尤家沈家喙如鐵未放臨川第一
勲不知臨川何許得尤物集古序篇出真筆遂初心妒

口不言君看跋尾猶悵然 金劉迎蔡有鄰碑詩曰我
爲山西行叱馭過近縣傳聞蔡有鄰石刻古今冠風流
書以來妙絕隸之變銀鈎鸞鳳舞鐵畫蛟龍纏憑誰致
墨水故舊詫珍獻正恐賦分薄一夕碎雷電 元郝經
跋魯公帖詩曰魯公筆法皆正筆出奇獨有劉太沖初
從真草入行草削去畦町尤清雄懸針數筆皆側鋒往
往矯矯如飛龍輪囷權奇恣揮灑瑰偉乃見烈士風觀
此好向書家道未有能真不能草 朱德潤題張樛寮
楷書詩曰飛仙墮翮堆成山堂堂楷法留人間宜官無
徒梁鵠往隱鋒藏角尤爲難大書五寸徑方丈字貴緊

健力出擘八訣具全真足高不學謾草鸚哥嬌黃華老
人在金國宋季獨數張樛寮似聞高藝兩不下各抱地
勢夸雄豪今觀張書勁且奇筆力欲抵三軍師吳鉤斫
斷怒蛟尾瘦竹折石迴風枝君不見庾征西何須野鷺
論家雞 黃鎮成題定武蘭亭詩曰繭紙香隨玉匣遺
寶書天上世難知狼烽幾墮昆明劫蟬翼猶傳定武碑
曉雨苔花侵擣石秋山柿葉費臨池東都已往誰能繼
神物終煩謹護持 楊維禎學書詩曰歌徹陽春酒半
醺玉尖擲管蘸香雲新詞未上鴛鴦扇醉墨先污蛺蝶
裙 明董佐才篆家詩曰古初無毫楮義畫何由傳孰

知文字理已具河圖前神農洎蒼頡俯仰極人天穗書
與鳥書創制分後先龜麟錫禹時盤銘著湯年岐陽紀
石鼓史籀稱獨賢矯若蛟龍蟠鬱若鎖鈕聯科斗聿行
漆形體因自然一從孔壁廢重爲經籍憐秦相約籀古
撰次蒼頡篇小篆遂名家勁健含姿妍登封及詛神金
石紛雕鐫下逮隸八分變化如雲煙漢經煨燼餘文教
仍敷宣保氏存六書學僅纔九千揚雄纂奇字杜林解
探研繼蹟非無人意象莫不全偉哉許祭酒蒐羅歸簡
編墜緒賴復舉後學知相沿陽冰克遠紹鉉錯造其元
近代邵與周筆勢回奔川華亭朱茂才好古喜欲顛一

埽世俗書習篆忘食眠秦望并之果碧落兼新泉小者
案間列大者屋壁懸平生囊橐貲多充買碑錢功深學
既精齒壯志亦堅池魚染皆黑鐵硯磨將穿摹搨累萬
番期差古人肩師法正在茲什襲比蹄筌孫樵文自祭
智永筆忍捐前修不我欺我癖尤難痊嵯峨細林山上
與浮雲連譬彼汲冢書函之瘞其巔聚土封若堂劖石
表爲阡其陽碧樹交其陰書帶綠山靈謹訶護有名如
有仙揮灑人間者顯晦名非偏寶劒賈胡發玉柙蔓草
纏何如篆冢光夜夜映星躔 吳寬篆書詩曰篆法久
欲絕李公得真傳近時鄉先輩彷彿如滕權昔爲我題

扁握筆指腕懸顧盼張髯鬚起立竦背肩俯仰爲陳蹟
屈指十五年破屋垂雨溜厓牆上蝸涎三字被侵蝕黑
黢猶高縣海月夜照之墨光却新鮮正如公性氣精悍
老猶然見物不見人吳山隔重泉惜哉不可作手蹟忍
棄捐壽以西川木良工善雕鐫庶幾如坐對仰面在屋
椽

增歌唐賈耽賦虞書歌曰孤青似竹更颼颼闊白如波
長浩渺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尚書韓擇木騎曹
蔡有鄰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
小篆逼秦相快劒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

盤拏肉屈強 韓愈石鼓歌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
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
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
劒珮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
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
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爲可公從
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
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劒斫斷生蛟鼉鸞翔
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
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

西行不到秦，倚星宿遺義。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
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
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
至寶存，豈多瓊苞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
太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
講解得切磋。嗟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薊
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
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婣嬰。牧童
猷火牛，羈角誰復著手爲摩挲。日消月鑠就埋沒，六年
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鷺。繼周

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
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石鼓
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李白草書歌行曰：少
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
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
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
臾埽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
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鬼神驚，時
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雷，狀同楚漢相攻戰。湖
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

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
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王邕懷素上
人草書歌曰忽作風馳及電掣更點飛花兼散雪寒猿
飲水撼枯藤壯士伸眉按勁鐵 又曰崢嶸蹙出海上
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縱又一橫一敬又一傾臨江不
羨飛帆勢下筆長爲驟雨聲 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
歌曰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竦意
真率時來爲我揮健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
景遲忽爲壯麗就枯澀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劇
奔駟滿坐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

令癡有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朱達懷素
上人草書歌曰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
腕摧鋒增崛崎秋毫繭紙常相隨衡陽客舍來相訪連
飲百杯神轉王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紛如跼蹙形
容脫畧真如助心思周遊在何處筆下惟看激電流字
成只畏盤龍去怪狀崩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迴風長
松老死倚雲霹靂浪相翻驚海鴻於今年少尚如此歷
觀遠代無倫比妙絕當時動鬼神崔蔡幽魂更心死
魯收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有時興發逞神機抽毫點墨
縱橫揮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迸落空壁飛連拂數行

勢不絕藤懸查蹙生奇節劃然放縱驚雲濤或時頓挫
縈毫髮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陣圖狂來紙盡
勢不盡投筆抗聲連叫呼竇冀懷素上人草書歌曰
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摧格律龍虎慙因點畫生
雷霆却避鋒鉞疾魚牋絹素且不貴只嫌局促兒童戲
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襟氣長幼畢集賢豪至
枕糟藉麴酒半醉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
蘇渙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張顛沒來二十年謂言草
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興來走
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兇忽如裴旻舞雙劍七星錯

落纏蛟龍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本身鉤鎖相
連勢不絕倔强毒蛇爭屈鐵西河劍舞氣凌雲孤根自
振唯有君今日華堂看灑落四坐喧呼歎佳作迴首邀
余賦一章欲令美價齊鍾張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
僧顛復狂忽然告我避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
翰凌獻之見君絕藝必深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
泉成墨池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揮毫倏忽千萬
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翕若長鯨潑刺動海島歛若
長蛇成陣透深草回環繚繞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前
下疑飄風驟雨相擊射速綠颿拉動簷隙擲華山巨石

以爲點掣衡山陣雲以爲畫與不盡勢轉雄恐天低而
地窄更有何處最可憐裊裊枯藤萬丈懸萬丈懸拂秋
水映秋天或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絕又不絕鋒鋌利如
歐冶劒勁直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禰裊忽覺陰山
突兀橫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掛絕壁蹙枯枝
千魑魅兮萬魍魎欲出不可何閃閃又如浩海日暮愁
陰濃忽然躍出千黑龍天矯偃蹇亂入乎蒼穹飛砂走
石滿空塞萬里颼颼西北風 釋皎然張伯高草書歌
曰閨風遊雲千萬朵驚龍蹙踏飛欲墮更覩鄧林落葉
朝狂風亂擾何飄飄有時凝然筆空握情在寥天獨飛

鶴有時取勢氣更高憶得春江千里濤 又陳氏童子
草書歌曰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
掣濃又燥少室孤松歌不倒 宋劉子翬游絲帖歌曰
園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
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癯
神蹤政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
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適可罍千鈞石
陸游草書歌曰傾家釀酒三千石閒愁萬斛酒不敵
今朝醉眼爛巖電提筆四顧天地窄忽然揮掃不自知
風雲入懷天借力神龍戰野昏霧腥奇鬼摧山太陰黑

此時驅盡胸中愁槌牀大叫狂墮幘吳牋蜀素不快人
付與高堂三丈壁 明王行篆體歌曰李斯小篆類玉
筋鐘鼎魚蟲分衆手碧霄鸞鳳漫迴翔蒼海蛟螭互蟠
紐有如垂露楊柳葉或似委薤劒環首

原賦晉楊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爲體美草法之最奇
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
而紛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
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竦
而直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
或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擇

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其發翰舒藻如春
華之楊枝其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有易如
長溜之分岐其骨梗彊壯如柱礎之不移其斷除弓盡
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嶮岬如嚴霜之傳枝衆巧百態
無畫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齊王僧虔書賦曰情
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
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嬋深功爾其隸明敏婉嬖
絢精趨將搞文斐縟託韻笙簧儀春等駿麗景依光沈
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
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兢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

凌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
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增文漢蔡邕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
此簡易厥用既行體象有度負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
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
比臧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
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
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崟崔嵬高下屬
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
察之心亂目眩竒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

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
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畧而論旃
崔瑗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
章章草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諭指周旋卒迫兼功并用
愛日省力絕險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
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企鳥峙志意
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狀似連珠絕而不離奮怒怫
鬱放逸生竒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機要微妙臨時從宜
原晉索靖書勢曰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
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蟠力幽反或往或還顏

阿那以羸羸歛奮疊而桓桓若其逸游眄嚮乍正乍邪
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宏隆揚其波元熊對踞於山岳
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
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窈嬈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
靡中持疑而猶豫元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鼯相奔趣
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劉劭飛白
書勢曰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
常妙索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敷析毫
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掣直準箭馳屈擬蠖勢
繁節參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

飛宋鵲遊迹

增狀晉王珣行書狀曰邈乎嵩岱之峻極爛若列宿之
麗天緯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
跼龍伸蠖屈資胡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
所長盡要幾乎文質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粲乎偉乎如
圭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手
飛筆雨下風馳綺靡婉婉縱橫流離

增贊漢蔡邕大篆贊曰體有大篆功妙入神或象龜文
或比龍鱗舒體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負翼狀似凌雲
晉衛恒古文贊曰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

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觀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中正循檢矩折規旋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隕若雨墜於天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篆籀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 唐張懷瓘大篆贊曰古文元胤太史神書千類萬象或龍或魚何詞不錄何物不儲擇思通理從心所如如彼江海大波洪濤如彼音樂千戚羽旄 又籀文贊曰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 又小篆贊曰龜文斜列櫛比龍鱗墮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

下端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研桑不能數其詰曲離婁不能覩其隙閒般垂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摘華豔於紈素爲六藝之範先也 又小篆贊曰李君創法神慮精微鐵爲肢體虬作驂駢江海淼漫山岳巍巍長風萬里鸞鳳於飛 又八分贊曰仙客遺範靈姿秀出奮研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分勢非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楷之爲妙兮備華實 又隸書贊曰隸合文質程君是先乃備風雅如聆管絃長毫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劒折落點星懸乍發紅焰旋凝紫煙金芝瓊草萬世方傳 又章草贊曰史游製草始務急就

婉若迴鸞櫻如舞袖遲迴縑簡勢欲飛透敷華垂實尺牘尤奇并功惜日學者爲宜 又行書贊曰非草非真發揮柔翰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輝娟風行雨散劉子濫觴鍾胡彌漫 又飛白贊曰妙哉飛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潤色斯文絲繁箭激電繞雪霧淺如流霧濃若屯雲舉衆仙之奕奕舞羣鶴之紛紛誰其覃思於戲蔡君 又草書贊曰草法簡畧省繁錄微譯言宣事如矢應機霆不暇發電不及飛微士已沒道愈光輝明神在享其靈有歇斯藝漫流終古無絕 李約飛白蕭字贊曰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亞帚播於翰墨張王繼

作子雲精極壁昏蜃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掇刺勢動蟠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門鬪龍攢毫疊孔或橫或縱層層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離疎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絕靈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李嗣真書品後贊曰倉頡造書鬼哭天廩史籀湮滅陳倉藉甚秦相刻銘爛若舒錦鍾張義獻超然逸品 又曰程邈隸體崔公篆勢梁李蔡索郗皇韋衛羊習獻規褚傳義制邈

乎天壤光厥來裔 又曰西岳張景江東阮研銀鷹貞
白鐵馬桓元衛杜花散安康綺鮮元昌陸柬名後身先
又曰蚌質懷珠銀鋼蘊礫陸謝參蹤蕭王繼迹思話
仙才張融賞擊如彼枯秀衆多羣石

增銘宋鮑照飛白書勢銘曰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露此
瑤波染彼松煙超出八法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
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劒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
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
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既
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唐

陸龜蒙書銘曰太古之世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
疑畫卦造字聖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
斷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寢
務輕省搗臬剥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
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暴蠹鬱疵乎不堅又取珉
石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焉
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誥誓制令尾
違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注記醜仇美憐銘誅
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埋沒爛
壞無遺一編副以臬穀其留最延繆戾顛倒尤蒙弗刪

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鑿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爲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僞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宋劉子翬溫公隸書銘曰公硯已瘞姦魂夜悸公墨霑池潛來湘纍假其餘聲所感如此矧公眞筆劒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盡死我觀公書識公胸次天地輸誠風霜薦厲吐而發之茲其餘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勦其剛不拔其殖障海一簣排風孤翮始訾繼斥卒伸其直世衰道圯諾諾唯唯有筆如椽微公莫使我銘其尾吁嗟已矣 朱元晦書字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

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序唐張懷瓘書斷序曰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於堯舜之世則煥乎有文章其後盛於商周備夫秦漢固夫所由遠矣文章之爲用必假乎書書之爲徵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爾其初之微也蓋因象以矐矐眇不知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冲漠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資運動於風神頤浩然於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蔭相扶津澤潛應離

而不絕曳獨繭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峰之石龍騰鳳翥
若飛若驚電燄燿燿離披爛熳翕如雲布曳若星流朱
焰綠煙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呼呼可駭也信
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至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長
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却密就
疎有似夫孝子承順慎終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
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其發迹多端
觸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勢交侵亦猶五常之與五
行雖相尅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豈物類之能象賢實
則微妙而難名使夫觀者翫迹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

已不知其然瓊寶盈矚坐起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傾
南海之資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
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 明楊慎書品序曰書有
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
稱名也同其遣辭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設也詩品以
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
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
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江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
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
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於人曰作字欲好即爲

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不
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
斲輪綿駒之擷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
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於物將苟於道吾所爲感其感
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原啟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啟曰竊以仙巖遺傳入握
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暗厨畫猶飛豈有跡
經四代年逾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鉉鵲反鸞驚
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
績還代西河之簡 元帝上東宮古跡啟曰師宜八分

之巧元帝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鴻曹喜之書莫
不總萃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旣聞之於索靖
鷹跖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
鳥頡魚頡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慚三禮尚方大篆
旣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彷彿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徵
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增書梁武帝荅陶隱居論書書曰夫運筆斜則無芒角
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
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
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竝皆然任意

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
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澗下注濃纖有方肥瘦
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
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 **原**簡文帝荅湘東王上王羲
之書曰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
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
彼筐中置之帳裏乍楷銅鈎時懸歌案戢意之深良不
能已

增論梁庾肩吾書品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
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

總六書之奧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
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蠶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
之鶴峰峯間起瓊山慙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
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真草既分
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
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
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
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 唐張懷瓘文字論
曰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壤而志在雲霄靈

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強梁拏攫之形執蛟
螭見蚴蟻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
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鋟

增議唐張懷瓘書議曰草與真有異真則字終意亦終
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爲
體以變化爲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飛
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於高深囊括萬殊
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散鬱結之懷雖
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爲而用
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

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
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鋒鋟肅然危然方知草之微
妙也

增評梁袁昂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
正者奕奕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
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
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岡士
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
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
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

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劒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鷺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

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唐韋續書品優劣曰李陽冰書若古釵倚物力有萬

夫李斯之後一人已

篆一

梁昇卿如驚波往來巨石前

却盧藏用如露潤花妍煙凝修竹張庭珪如古木崩沙花開映竹韓擇木如龜開萍葉鳥散芳洲史惟則如雁足印沙深淵躍魚

八分書五人

薛稷如風驚苑花雪惹山柏

蕭誠如舞鶴交影騰猿在空韋陟如蟲穿古木鳥踏花

枝李邕如華岳三峰黃河一曲蔡邕如古質放意自如
一家宋儋如暮春花發夏柳低枝徐浩固多精熟興有
異趣顏真卿如鋒絕劒摧驚飛逸勢沈千運如飢鷹殺
羽忍疲筋骨關採如淵月沉珠露花濯錦鄭虔如風送
雲收霞催月上李璆如垂藤差池古木將折吳郁字體
綿密不謝當時賴文雅如騰沙鬱霧翻浪揚鷗賀知章
縱筆如飛酌而不竭何昌裔子敬餘波時時可觀宋之
望天性卓絕而功未深張從申遠近稱善獨步江外李
清古變化自逸代有斯人釋元悟骨氣無雙迥出時輩
釋湛然子書之後難可比肩釋崇簡臨寫逸少時有亂

真

真行書二
十二人

張旭筆鋒詭怪點畫生意孫過庭丹崖絕

壑筆勢堅勁張懷瓘繼以章草新意頗多張芬孤松聳
身弱草垂露張彪孤峰削成藏筋露骨鄔彤寒鴉栖木
平崗走兔陸曾驚波躍魚深水潛龍史鱗逸氣雄振超
然不羣梁耿錯落魚文縱橫鳥跡房黃婉美分靄春鶯
欲嬌沈益春鷺窺魚秋蛇赴穴釋懷素援毫掣電隨身
萬變草書十
二人

曾

跋題宋歐陽修跋王獻之法帖曰余嘗喜覽魏晉以

來筆墨遺跡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
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

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 黃庭堅題東坡字後曰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盃已醉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譁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又題蔡君謨書曰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處 黃伯思跋法帖逸少書後曰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

世俗不知爭購祕閣本誤矣白摹書真似騎生馬不暇施鞚勒時有驟跌不害其妙處但搨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楊許書法乃佳耳 又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曰米襄陽節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填郭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元元好問跋金國名公書曰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物表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遏末猶

有醞籍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升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高麓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勻清卿許司諫道真爲一時若黨承旨正書八分開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行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夜惜也 袁衷題善學纂要後曰專工氣韻則有

旁風急雨之失太守繩墨則貽叉手并脚之譏古人所以窮極絕巧者以得真蹟臨摹也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變化於毫端起形模於象外必如庖丁之目無全牛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爲盡美雖然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初何足云 明王世貞跋懷素自序帖曰此帖如并州勁鐵北山迅鷹奇矯無前獨冠諸種然坐此亦不得與二王盟僅屈強江淮耳真蹟歷數相臣家歸陸冢宰近聞一總帥以八百金購之復入平津邸矣於乎素師不習蓮花梵字作此有爲跡墮落繚素伴朱提入紫闥

宛轉粉黛間對肥肉大酒不亦重痛辱哉安得祖龍火了此累劫障為快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七

巧藝部四書

畫一

廣雅曰畫類也 爾雅曰畫形也 考工記曰設色之工謂之畫 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 釋名曰畫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 淮南子曰宋畫吳治甚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論衡曰人好觀圖畫夫所畫者古之死人也見死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古昔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 宋宗炳畫敘曰豎畫三寸實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實

體百里之迴

文賦曰若五彩之相宣

檀曹植曰存

乎鑒戒者圖畫也

張彥遠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

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

然非由述作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

之意也是知書畫異名而同體洎有虞作繪繪畫明焉

又曰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又

引顏光祿曰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

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曰夫象物必

歸於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又曰古之嬪嬙織而習

東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

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又曰界

筆直尺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真畫也郭熙山

水訓曰林泉之致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

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此豈不悅人意適

獲我心又曰畫山水有體鋪舒為宏圖而無餘消縮

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

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又曰春山豔冶而如笑

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澹而如睡

安陽集鈔曰韓穉圭云觀畫之術唯逼真而已得真

之全者絕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矣 宣和畫譜曰
藝也者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
藝之爲道道之爲藝 又曰昔有論山水者曰倘能於
幽處使可居於平處使可行天造地設處使可驚蕲然
巖險處使可畏此真善畫也 鄧椿畫繼曰畫者文之
極也 又曰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
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
也曰傳神而已矣 湯垕畫鑑曰畫梅謂之寫梅畫竹
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物之至清畫者當以
意寫之不在形似耳 歐陽修曰蕭條澹泊此難畫之

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
見而閒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
複此畫工之藝耳非精鑒之事也 蘇軾傳神記曰傳
神之難在目次在顧頰吾嘗於燈下顧頰影使人就壁
摹之不作睂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顧頰似
餘無不似者 王元美四部稿曰畫力可五百年至八
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

畫二

原世本曰史皇作畫 續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
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太平御覽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暮年而不得象過實也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僵僵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原**抱朴子曰衛協張黑有畫工之名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觀故易 **韓**子曰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與縣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

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縣莢同 **說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一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錢去家日久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 風俗通曰門戶鋪首謹案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固周密矣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

之勢可照百餘步 三齊記曰秦始皇見海神使左右巧者以足畫之 王子年拾遺記曰烈裔塞涓國人秦皇二年本國獻之口含丹墨噴臂成龍獸以指歷地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矩度方寸內五嶽四瀆列土備焉 **原史**記曰武帝衛太子廢後上居甘泉宮召畫周公負成王圖於是羣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 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姿質若是將欲獻單于閼氏以為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見畫嘗拜向之涕泣 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悉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世祖數顧視弘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撤之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

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增漢書

曰孝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後漢書曰趙岐多材藝自爲壽藏於郢城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爲贊頌異物志曰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張衡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地今號爲巴獸潭

原孫塢之述畫曰劉哀漢靈帝時作雲漢圖

人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風圖熱者復覺涼

增續齊

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徐邈曰獺嗜鱖魚遂畫版作鱖魚懸岸羣獺競來一時執得名畫記曰曹不興之青谿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皓送祕府至宋陸探微見而異之因旱取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日霧霈拾遺記曰吳王趙夫人善畫能於指間以絲絲織爲龍鳳錦號爲機絕王嘗歎魏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於方帛上繡作五岳列國圖號爲鍼絕又以膠續髮絲作輕幔號爲絲絕

原世

說曰晉陵顧凱之善畫絕世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

仲堪曰我形惡卿不煩耳凱曰明府正當爲眼耳若明
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 又曰顧長康畫
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何事如此曰四體妍媸本無
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又曰顧凱之畫裴
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
未安時 又曰顧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所以顧曰
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自宜置丘壑中 又曰
顧長康道畫云手揮五弦目送歸鴻難 世說曰
鍾會嘗詐作荀勗書就勗母取寶劍去會於時方造宅
勗潛往畫會祖父形於壁會兄弟入門見之感動乃廢

宅 世說補曰岳柱年八歲見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
手間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獨異志曰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爲
日月星辰 續博物志曰張華博覽圖籍千門萬戶畫
地成圖 山堂肆考曰晉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
宇甚盛圖畫莊周垂綸之像命嵇含爲贊含援筆即成
云畫真人於刺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趨之堂可謂託非
其所可弔而不可賀也 晉書曰龍舒長鄧林婦病篤
醫巫皆息意韓支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
於是遂瘥 又曰戴逵就范宣學范見戴畫以爲無用

之事戴乃畫南都賦圖范觀畢嗟歎甚以為有益 宋書曰謝莊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 南史曰元帝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謂三絕 梁書曰元帝長子方智能寫真坐上賓客隨意點染即成數人問兒童皆識之又曰武帝嘗欲徵用陶弘景弘景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逶迤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時號山中宰相 名畫記曰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張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 又曰江陵天皇寺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孔門十哲帝怪問僧繇曰後當

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聖像不令圻毀 四明圖經曰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為會稽禹廟之梁僧繇畫龍於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 博物志曰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以法治之乃廣化寺壁畫鬼魅 北齊書曰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嘗於廳事壁畫蒼鷹鳩雀不敢近 又曰楊子華畫馬於壁夜聞蹄齧圖龍於素雲氣縈集天下號為畫聖 南部煙花記曰陳宮人佩玉盡畫鸞鳳 隋書曰煬帝於東都觀文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法書西曰寶蹟臺收古名

畫 名畫記曰鄭法士求楊契丹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宮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 見聞志曰閻立本初觀張僧繇舊蹟曰定虛得名爾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 畫斷曰王摩詰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 國史補曰王維見庾敬休屋壁畫按樂圖指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 明皇雜錄曰天寶中明皇忽思蜀道嘉陵山水假吳生馳驛寫貌及回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并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

嘉陵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成時有李思訓亦畫大同殿壁累月方畢明皇曰思訓數月之工道子一日之蹟各極其妙也 畫斷曰陳閔畫馬榮遇一時明皇令韓幹師之幹曰臣自有師今陛下廐馬皆臣師也 酉陽雜俎曰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真馬中固無也忽值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至舍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皴方知是畫通靈矣 又曰范山人能水畫掘地爲池具丹筆墨硯援臂叩齒縱毫水上經三日搨以綴絹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 又

曰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有甯采所圖竹林會甚工坐客柳成盼圖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我當入彼中治之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摸索不獲食頃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籍相獨異吻若方笑甯采亦不復認矣 見聞志曰張璪畫山水松石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幹 山堂肆考曰世畫鷺鳥欲示其猛鍾隱所作鷓鴣子坐枯枝上貌甚閒暇注目草中之鶴所謂鷺鳥之擊必匿其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定無虛下也 宣和畫譜曰杜子瓊嘗云我作圓光時心游海上遐想日出扶桑蒼蒼涼涼故

脫略筆墨使妍澹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也 方鎮編年曰錢鏐鎮吳越有名畫二三十人號鸞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脩有福相者用之胡岳渡江工以貌奏鏐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 山堂肆考曰陳季卿遊青龍寺見東壁寰瀛圖指曰安得自渭達河至家乎有終南山翁在旁笑曰此不難命折竹葉作舟置圖上令季卿熟視久之覺波浪大起葉舟漸巨恍然登舟旬餘抵家迴舟來寺時止一更山翁尚擁褐而坐 圖繪寶鑑曰徽宗雅好書畫興學較藝如取士法作花鳥點睛多用墨漆隱然豆許高出縑

素 畫繼曰徽宗閱御府圖畫恩許分賜羣臣皆斷佩折巾以爭先帝爲之笑 詞林海錯曰李伯時畫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死 宋稗類鈔曰宋初脩老子廟廟有唐吳生畫壁一隱士購得之閉門不出者三年廟成壁當再畫有老畫工就西壁隱士就東壁各畫天帝及成工來觀初有不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人工媿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近侍清貴也至於輦中人則龍姿日表也此余所知者今先生所畫前驅吾近侍也近侍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人其神宇氣象蓋吾生平未嘗見者

隱士曰此畫天上人也若爾所畫人間人耳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曰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畫繼曰陳用志善山水宋復古見其畫曰此畫信工但少天趣耳當先求一敗牆張絹素朝夕觀之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勢神領意造恍然見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則隨意命筆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爲是爲活筆 見聞志曰文同墨竹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又曰東坡得蒲永昇畫水二十四幅每展觀之則陰風襲人毛髮爲立 圖繪寶鑑曰李成唐宗

室避地營丘畫師關仝凡煙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盡其妙宋郭熙林泉高致曰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圖繪寶鑑曰徐熙畫花木禽魚蟬蝶蔬果妙奪造化骨氣風神爲古今絕筆揮麈錄曰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忽有人傳旨宣召叔黨登車以物障其前約行十餘里抵修廊入一小殿上已先坐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黨再拜承命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錫賚極渥復循廊登輿而出亦不知經從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

癡也宋王楙野客叢書曰曾雲巢畫草蟲予問何所傳笑曰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物生物之機絨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圖繪寶鑑曰米友仁元章子能傳家學煙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又曰李昭長於墨竹自云他人以蕭疎爲能余以重密爲巧吾一派不讓文湖州也瑯嬛記曰管夫人性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修竹亦自興致不能自休圖

繪寶鑑曰耶律題子從北院樞密使侵宋宋將有因傷而仆者題子乃繪其狀以示宋咸嗟神妙中州集曰金遽然子趙滋畫入能品嘗過長清一禪寺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滋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他日以舊本證之不差毫末楊升菴集曰金末河冰凍成龜文又有花卉鳥獸之狀巧過繪縷此天畫也元史曰英宗居東宮大司農塔失不花畫幽風圖以進帝命置圖東宮俾太子時時觀省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張士信使人持絹以幣求倪元鎮畫元鎮怒曰予生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妮古錄曰倪迂畫可

稱逸品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澹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偃曝餘談曰元四大家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陸深金臺紀聞曰周元素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元素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孰知險易請規摹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援毫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太祖笑而頷之 列朝詩小傳曰王履工繪事嘗遊華山見奇秀天成因屏去畫家舊習作圖四十幅有問何師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如是而已 又曰高潔畫居逸品有宋生者病瘧漱過之酒酣潑墨寫菊數本及奇石修竹寒香飄拂涼風颯然宋躍起視之病霍然良已 王弼州四部彙曰沈周字啓南凡宋元名手一能變化出入或謂倣諸家筆意俱奪真獨於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列朝詩小傳曰何景明爲中書時錢寧方貴倖持古畫造門求題謝曰好畫無污吾題也其氣節如此 又曰史忠號癡翁嘗訪沈石田於吳

門沈他出堂中有素絹史潑墨成山水不通姓名而去石田曰此必金陵史癡也 又曰顧益卿開府遼陽以兩筆求董文敏畫一爲益卿一爲山人王承父乃畫承父而返益卿簪裾馬上君子未嘗得一筆

畫三

五彩

八物

書曰作繪宗彝者會五彩以作畫也宗彝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

注畫此八物於衣服也

成文

比象

禮曰五色成文而不

亂

傳曰五色比象謂車服三辰日月星辰也

彰施

象則

書曰以五色彰施于五色

受采

設色

禮曰白

下見

善惡

難易

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興之禮

巧藝

書曰

畫

也功圖鬼神者易為功者難

畫虎 畫蛇 馬援戒兄子

狗不成猶畫虎不成反類 畫堂 藻枕 漢太子生於甲

知也注畫枕為草文也 指趣 儀形 心匠 天

真目想心存手澤筆精 六法 三品 南

謝赫古畫品錄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

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緯位置六

曰傳移模寫 繪圖寶鑑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餘者

謂之妙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

不失規矩謂之能品 八格 十門 有八格石老而

潤水澹而明山要崔嵬泉宜灑落雲煙出沒野徑紆回

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宣和畫譜曰畫凡十門道釋門

人物門宮室門番族門龍魚門山水 三史 四聖 唐

門畜獸門花鳥門墨竹門藏蓄必當有顧陸張吳著名卷

軸方可言有圖畫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

張吳為正經楊鄭董展為三史其諸雜迹為百家 又

曰典刑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調古探微功新

可謂 五等 六要 又曰夫失於自然而後精神失於神

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

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為中品之

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眾妙二也變異合理三

畫有六要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 全馬 成竹 伯時工畫馬

然五也師學舍短六也 全馬 成竹 伯時工畫馬

每過太僕廐舍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

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信手落筆自然超妙乃見其所欲畫

曰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其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

即折 潑絹 投縑 朱景元畫斷曰王洽善潑墨故號

矣 手捫隨其形象為山水為石為樹條忽造化不見其

墨汚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叩

門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

他日有送百練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以從來則所謂鬼

巧藝部 附錄 卷三 百二十七 畫

使者 繪圖 影壁 山堂肆考曰宋熙寧七年久旱百

也 宋鄧椿畫繼曰楊惠之塑山水於壁郭熙見之遂出

新意令巧者以手搶泥於壁或凹或凸俱所不問乾則

以墨隨其形迹暈成峰巒壑或之耳鑒 臥遊 夢

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耳鑒 臥遊 夢

筆談曰藏書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

者爭售此所謂耳鑒 名畫記曰宋宗炳嘗歎曰老病

俱至名山恐難遍遊當澄懷觀道臥 吹雲 彈雪

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 吹雲 彈雪

又曰古人畫雲霧濕綃素點綴輕粉向之 吹雲 彈雪

雲而難列朝詩小傳曰陳汝言訪王叔明為小 色鼓 意

弓夾粉筆張滿彈之儼如飛舞叔明採色於雷下旋取飛

匠用孔帖曰周長史偏得色該常理採色於雷下旋取飛

中營 墨暈 白描 畫鑒曰花光長老仲仁以墨暈作梅

潛確類書曰李公麟工白描人物 八駿 六鶴 見

志曰周穆王八駿圖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穆王時畫

黃素上為之腐敗昏貴而骨氣宛然逸狀奇形實亦龍

之類也遂令史道碩寫之 又曰黃筌寫六鶴一曰

喉天二曰警露三曰啄苔四曰舞風五曰梳翎六曰顧

步 通靈 入神 上詳畫二 山堂肆考曰唐王維字

刺心 封臂 宣和畫譜曰顧愷之畫鄰女以棘刺其

政問在翰林恩寵特異工翎毛花竹嘗得入閣供奉後

因求者甚眾徽宗聞之封其臂不令私畫故傳世者鮮

畫隱 畫禪 畫隱字未經人用文五峰却有此印

又曰董元宰 傳模 畫被 見聞志曰五峰却有此印

有印曰董元宰 傳模 畫被 見聞志曰五峰却有此印

詔傳模鏤版印施 宣和畫譜曰李公麟字伯時號龍

眠居士初喜畫馬有道人教以不可習恐流入馬趣公

麟悟其旨更為佛道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書

被作落筆狀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

自娛 返購 絕人遠甚開寶中都下王公貴戚屢馳書

巧藝部 附錄 卷之三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延請成多不谷學不為人自娛而已
姚綬畫法吳仲圭三絕之亞孽成圖或售於人厚價曰明
購之自**原寫龍形**圖佛像以葉公好龍居室皆雕畫
重如此下葉公驚走乃知所好非真龍後漢書明
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早入室遠擅場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又詩曰韓幹早
手看前輩吳無聲詩沒骨圖寫山水師米元章雲
生遠擅場吳無聲詩沒骨圖寫山水師米元章雲
霞山沒天然之妙著無聲詩曲盡畫法之奧
見聞志曰李少保端願有圖一面皆無筆墨惟用五彩
布成旁題云翰林待詔臣黃居寀等定到上品
徐崇嗣畫沒骨圖以其無筆墨骨氣而名之
刀玉畫又顧筆和畫譜曰南唐後主李煜善書畫書畫
凡別為一格故唐希雅初學李氏之錯刀筆後畫竹乃
如書法有顧掣之狀圖畫見聞志曰張文懿性喜書
勤每張畫必先施帶幕畫又以白玉為之
倒影牛

走水獺又曰胡九齡工畫臨水倒影牛人多稱之
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走水獺標於水濱羣獺

集蠶蝶至雷雨垂葆光錄曰王耕善畫壯丹最佳
焉下見杜甫題

韋偃雙松歌麋鹿姿龍鳳質山堂肆考曰宋朱
云拱辰嘗為予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

東坡贈寫御容妙喜師詩曰平生慣寫龍鳳質肯顧
草間猿傳神竹寫生花東坡觀過畫竹詩曰老可

與傳傳神東齊記事曰蜀有趙昌善畫花每晨
露凝闌諦玩手中調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

奪造化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下見畫怪奇
水三時山圖畫見聞志曰戚文秀工畫水嘗見恂題

騰回睂實逾五丈又曰張詢善畫嘗於昭覺寺大悲
堂後畫三壁山川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晚景謂之

三時埽驂騮傳蝴蝶見麒麟戲出東壁宣和畫譜
山藝部

巧藝部

開畫寶卷三十三

畫

曰唐滕王元嬰善作蠶蝶能巧之外曲盡精善命意

俱忘形

又曰道士徐知常畫神仙人事蹟明其本末位

蒼竹歲時題黃賦老畫竹詩曰酒澆胃次不能平吐出

止帝兒

下歌女夷堅續志曰小兒於善畫嘗至僧寺書

兒帝聲僧怪之以語澮澮笑曰欲止啼甚易耳舉筆添

下歌曰傳傳少女鬪春陽無處春陽不人見古屏上婦人

扇屏

八幅障歷代名畫記曰薛少保稷外祖魏文貞

畫鶴尤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又曰張洗

煩惱

奪精神梅數枝及煙外遠山花光山為山谷作

未雅間花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寫盡南枝與北

枝更作千峰倚晴昊又曰朱漸宣和間寫六殿御容

俗云未滿三十歲不可令朱漆點晴彩塗白畫繼

待詔寫真恐其奪盡精神也

然豆許高成紙素幾欲活動衆史莫及也又曰西天

中印度那蘭陀寺僧多畫佛及菩薩羅漢像以西天

為之先施五藏於畫背乃圖五彩於畫面以金或朱紅

作地謂牛皮膠為觸故用膠膠合曹吳體褒鄂骨

柳枝水甚堅漬中國不得其訣也

張彥遠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工畫梵像唐吳道子筆

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

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粟影筆法恨無褒鄂之

手骨以發貓逼鼠雉驚鶯之圖繪寶鑑曰宋徽宗得道

其奇逢貓逼鼠宣和畫譜曰黃筌成都人以工畫得名

資諸家之善而筆意豪膽脫去格律廣政癸丑歲嘗畫

野雉於八卦殿有方使呈鷹於殿陛之下寒熱圖

誤認雉為生掣臂者數四蜀主孟昶和殿下

生枯筆見前十二忌十三科然曰畫有十二忌

巧藝部開監類卷三百三十一

一曰布置拍密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脈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曰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無法十曰樓閣錯十一曰瀟澹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
三科山水打
頭界畫打底
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蜀國公主從事晉卿
囊屏軸堆象牀又竿連幅翻雲光
山水詩曰經思天尺邊望歸路錯認江鄉舊
洲渚能傳萬里在尺素揮灑秋毫卷寒雨
五色筆圖畫見聞志曰唐開元天寶間世尚輕肥三花
李總大奇事曰廉廣者曾人也因采藥於泰山遇一
人有若隱上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但密藏焉因懷
中取出五色筆以授之於中縣李令者性好奇畫知其事
命廣畫廣不得已乃於解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
尉趙亦堅命之廣又於趙解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
戰其夕兩處鬼兵出戰李
及趙不敢留遂毀所畫
通神手
生春手
曰李思

訓畫大同殿薛明皇曰所畫夜間水聲貞通神佳手也
王氏彙苑曰張藻畫松應手生春枝則潤澤如春
呼真真 叫奇奇 得杜荀鶴松窗雜記曰唐進士趙顏
其人也如可生願約為妻畫者曰此名真真呼之百日
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
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妖也謝君召妾願事箕帚終歲生
顏曰妾南嶽仙人曰無何圖妾形呼妾名既不奪君願而
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即上軟障嘔出先所飲酒
觀舊畫已添一孩子圖繪寶鑑曰王元通工山水師
李成為人豪逸每畫竟大圖繪寶鑑曰王元通工山水師
三笑圖 百戲圖 山堂肆考曰東坡書三笑圖後云
者皆大笑至於衣冠手足皆有笑意又曰蜀石恪滑
稽玩世畫筆豪放嘗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
供張果穀及執事左右皆各述其情態前
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
中濡墨
髻抵絹 畫鑑曰陳容公儲畫龍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
巧藝部
畫

以筆成之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名畫 **桓元竊**

畫元君圖畫之而緘閉如故愷之直云妙畫通神變

化去矣點屏成蠅誤筆成牛因就畫為蠅孫權

謂是真以手彈之王獻之善丹青桓 **僧繇點眼**

溫使畫扇筆誤落因畫為駁特牛其妙龍一點睛即飛去人為

周昉傳神張僧繇安樂寺畫二龍云點睛即飛去人為

在猶雜色後素舐筆和墨周禮凡畫繪事雜五色後

畫二見象生於意物無遁形擬諸形容象其物

宜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增藝畫術畫法畫界

畫之東隅畫野雀一隻俄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令於庭

庭之西隅畫野雀一隻則無有集禽之噪蜀主問答對

曰戶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潛確類書曰

趙集賢子昂教其子雍作界畫云法畫或可刮造化

杜撰瞞人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吳

竊天地工杜詩畫鵬行曰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

僧畫團扇點綴成微蟲秋遠澹近濃畫見夜隱吳

毫宛皆具獨竊天地工秋遠澹近濃畫見夜隱

庭三五步望見一片石數株松遠又澹近又濃不出門

至獻畫牛畫則翳草關外夜則歸臥關中莫曉其理僧

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著物畫見

夜隱又沃焦山有石意在塵外色聚毫端上見畫

磨色染物畫隱夜見意在塵外色聚毫端上見畫

彭詩曰往時李成寫驟雨萬里古色毫端師物師心

聚人行深藏鳥不度寫驟雨萬里古色毫端師物師心

得神得骨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

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物

名畫記曰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

圖凌煙閣繪太液亭青神化貞觀十七年詔畫凌煙

巧藝部畫

畫

閣功臣二十四人圖上自為贊唐史曰太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蹟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

觀覽

趙家選場

漢帝別室

都尉趙孟堅好畫事獨

推至鑒管令胡翼品第畫府優劣中品以下有未至者即指示醫夫其病或用水刷或以粉塗有經數次方合

意者時人謂之趙家畫選場

名畫

舞劍助畫

擊

鼓成圖

明皇雜錄曰吳道子善畫將軍裴旻請畫天王

和善圖山水酒酣擊鼓吹笛成若神助孔帖曰張志

著錦襖錦纏頭飲酒半酣取墨汁寫之寫貌懸堂

傳神置肆

太平御覽曰唐李寶臣為成德軍節度使謂

手酒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

皮冠白玉簪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

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降臨道人曰君傳吾神

置肆中

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朱桃

玉堂

汝福有

限安得過取掌其左

玉堂

設檻

晶餅增花

水筆力適勁勢若搖動其下一二尺

頗為雨壞蘇易簡為學士尤愛重之適受詔知舉將入

南宮屬同院韓丕使召名筆完葺之韓乃呼工之赤白

者朽漫其半而用朱畫闌檻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恨累

日其水聖侍從有持水晶餅者因增蓮花於餅中知微

色見其水聖侍從有持水晶餅者因增蓮花於餅中知微

既足失之遠矣

辟上丹青

殿中綵繪

後園亭上

中秋賞月酬歌之際一

月特助清宵之歡孔昭

張讀宣室志曰長安雲

曰某善畫者也寺僧欲

巧藝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一

畫

五

綵繪入殿宇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戶凡六日無聞
綵相語曰此必怪也發戶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殿中
北牖未盡飾焉西雲峰畫範溪山畫笥圖畫見聞志
爲伶官會擊鼓忘其節奏太守面詰之乃曰院深雖賤
品天與之性好畫山水向擊鼓次偶見雲聳奇峰堪爲
書範難明兩視忽亂五聲宋王炎
題遠山平林圖詩是處溪山皆畫笥
虞三絕東觀漢記曰蔡邕字伯喈工書畫善鼓琴年六
爲贊及書時稱三美孔帖曰唐鄭虔善圖山水水
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明皇署其尾曰鄭虔三絕解
衣槃薄登樓揮染圖繪寶鑑曰王洽能潑墨成畫沈
自成一種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層樓爲畫所疾
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朗乃疾
毫登樓去梯王宰真跡惠崇小景堂後杜詩乃惠
妻子罕見之寒汀煙渚疊嶂危峰潛確類書曰
崇善畫鵝雁鷺鷥尤工於小景

僧惠崇善爲寒汀煙渚蕭灑虛曠之狀又曰李成營
丘人善畫山水林木當世稱爲第一史館劉蕡見成山
水圖愛之有詩曰六幅冰綃挂翠庭危峰疊嶂開晴嶺
却因一夜芭蕉雨疑是巖前瀑布聲識者以爲實錄
六馬滾塵五龍生霧龍城錄曰唐寧王善畫馬花
皇最愛玉面花驄謂風駿霧鬣纖悉備具後壁上存
五馬信知神物變化不測也文苑彙編曰唐吳道子
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織意新意至藝絕藝圖畫
志曰僧居寧妙工草蟲梅聖俞贈詩云草根有纖意
墨得已熟又謝赫古畫品錄曰顧駿之始變古則今賦
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庖犧始更卦體史籀初改書法
又曰劉永綸求諸家山水采其所長而倣之一日復觀
關仝畫俄歎曰是乃得名至藝者乎宣和畫譜曰侯翌
學吳道子作道釋落墨清駛行筆勁峻峭拔而秀綢麗
而雅畫家金碧輝映峰巒清深圖繪寶鑑曰李思
之絕藝也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水林泉筆格迥勁得
煙霞縹緲難寫之狀用金碧輝映爲一家法又曰董
巧藝部

源樹石幽潤峰巒清深
 議者謂得山之神氣
 曰劉宗道作照盆孩兒以手指水影影亦相指形影自
 分而枝葉不日中月季正午牡丹又曰徽宗建龍德
 失向背極一時之選上一無所稱獨顧壺中殿前柱廊拱眼斜
 枝月季花問畫者為誰褒錫甚寵皆莫測上曰月季鮮
 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葉皆不同此作春時口中
 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歸田錄曰歐公得一古畫牡丹
 而色下有貓吳正肅公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
 午貓也現相觀音應運羅漢南商毛大節得具像以
 歸過海風浪大作開展懇祈光相忽現如大月輪良久
 之開已數千里圖畫見聞志曰王齊翰工畫佛道人
 為商賈劉元嗣購得齊入佛寺得所畫羅漢十六軸尋
 以過期拒贖因成爭訟時太宗尹京師復於一僧處質錢後僧
 歎遂留畫厚賜而釋之經十六日太宗登極後名應運

羅漢十光佛像六殿御容宣室志曰興福寺有隋朝

人俱白觀初寺僧以年月稍久欲新其製忽一日有僧十
 忽不見與十人果同自是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
 也見前無朝市氣得滄洲趣金陵人王齊翰

主畫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巖幽廣無一點朝市風
 埃氣圖繪見聞志曰皇弟嘉王畫墨竹圖位置巧變

居紫禁之中頗得滄洲之趣夙世餘習前身書
 師宣和畫譜曰李得柔祖守濮州有道士尹可元者犯

生李族以報厚德後得柔母夢一黃冠來扣門寤果生
 子今得柔是也得柔幼喜讀書工詩文至於丹青之技

不學而能益驗其夙世之餘習焉王摩詰成則驚
 工畫嘗自製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人出遠無對畫寒林逸思奇僻不拘小節當代珍之

巧藝部

畫譜卷三十一

畫

三

然經歲月方成一圖成則
驚人下見後黃庭堅詩
曰永嘉僧釋仁善畫松
臻於神妙每醉揮墨醒
永嘉市中顧竹屏取試
為狂根枯枿人服其神
山水雖夜中酒醒或睡
畫於地遲明寫之則優
態度纖濃尤長於人物
而知其詳也宋岳珂程
眠所作賢已圖態度纖
多益壯人無不臻妙見
渡二百年工人無此手
山水寒林施為巧瞻位
放胃臆巨障高多矣
益壯今之世為獨絕矣
曰晉以來顧長康張僧
祖又曰沙門元霽又有
李霽之居金波亭號金
波處

畫號書師三霽善
士又有李霽善
畫號書師三霽善
實能書有陸灝患瘡經
令於戶外榜之謂曰此
當有驗驗令家人焚香
日所書獅子口中人焚
劉填字士溫妹為齊郡
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
面填乃令畫王像並圖
狀密使娼婦示妃妃見
是情遂歇
病亦痊
恒有光發於屋壁
會請朝賢鳴利注疏其
有打利注百萬長康素
第一遂閉戶書維摩詰
例責施及開戶光施十
不古不今半隱半見
畫學李成山水清潤可
巧藝部

著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古不今自成一家書繼曰
 薛判官者不得其名浮休題其所作秋溪煙竹云深墨
 堂忽爾開明數幅半隱半見如自然無墨無筆有畫
 有詩邵氏聞容見錄曰荆浩云山水之學吳道子為有筆
 蘇東坡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模寫紙窗影落繖素
 有畫觀摩詰之書書中有詩中模寫紙窗影落繖素
 喜即起揮毫濡墨寫夫人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
 和畫譜曰端獻魏王夫人王氏以澹墨寫竹意具足
 整斜斜曲盡其態見者疑其影落繖素之間也
 貨取難以強求泊然居貧有富人不悅裂其幣曰吾
 若亦知有我乎及出扇索書元鎮不悅裂其幣曰吾
 後落筆不可取也或強繼曰張昌嗣作竹必乘醉大呼然
 求之必誦罵而走或強繼曰張昌嗣作竹必乘醉大呼然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興鳥容與波上喜見顏色
 詔坐者賦詩召閣立本寫焉閣外傳呼畫師閣立本時

立本已為主爵郎中備伏池左研吮丹粉顧視坐者
 而計下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
 曹慎切習與厮役等若自作一格獨成一家寶鑑
 曰道士蕭太虛墨竹墨梅有山林清幽氣象題名作陰
 文篆字於石上如石刻然自作一格清奇可愛又曰
 王冕墨梅萬家難寫精微兼移情性宋胡邦衡考曰
 畫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
 畫斷曰郭汾陽婿趙縱令韓幹周昉各為寫真一日汾
 陽指問女曰何者最似曰兩畫總似前畫得
 趙郎形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姿
 躍躡上馬鳴或得之將練以爲服忽釜中霧起見二
 龍騰躍穿壁而去名畫記曰北齊楊子天與清新
 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聞蹄聲翼有長嘶聲
 筆存蒼潤東坡詩曰筆蹤要是一律天工與清新
 無有 不事小巧 尤工遠勢善畫竹氣韻飄舉不事小
 巧藝部 尚書員外郎卷三十一

巧莫比尺應須論萬里清江碧岫清江碧岫賸水殘山賸水殘山

寶鑑不遺毫髮紅花綠柳山水人物山水人物甚小甚小青衫青衫白袴白袴烏巾烏巾

言馬遠又曰郭文通善山水是殘山是殘山賸水賸水宋偏安宋偏安之物也

莊周垂綸彭祖觀井陳靖見上陳靖見上文相觀井文相觀井圖銘淳化

中子將命之秋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銘淳化

賦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繪事之工子無所取以慕

躬踞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杖斂

是與飛雁展頭仇池筆記仇池筆記曰有藏戴嵩

一牧童曰牛鬪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尾掉非也

曰黃筌畫飛雁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無兩

者崔白翎毛趙昌花果以敗荷見雁得名然尤精

於花竹翎毛圖繪寶鑑曰趙輕煙遠岫薄靄平

呂廣漢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

林臺閣古雅人物清奇張圖雲韶院援毫金

波亭圖畫見聞志曰保壽寺本高力士宅時李涿性好

宣所畫石橋圖乃明皇賜力士因留寺中後傳入禁中

宣救取之帝好古一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見上畫

師三墨池三兩花鳳樓十八怨秀王之後子仲穆

作墨蘭張伯雨題云滋蘭九畹空多種種何似墨池三兩

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偏天涯仲穆聞之不復

尹負鼎鳳樓十八怨四時山水等圖傳於世起雙

龍於霧外映五彩於水中每留素以成雲或借

地而為雪怪石虎蹲於路隅瀑布練飛於林表

覽花蝶而發餘思養蟲魚以資異趣麗組長纓得

威儀之擗節柔姿綽態盡容止之幽閒十月車徒

書

流水浮雲之勢 百年時景南鄰北里之娛 飛觀層
樓間以喬林嘉樹 碧潭素瀨縹以芳草新英 中遺
巧飾含毫擅乎六長 外若混成破墨得其三昧 倚
牆寫景具丘壑於胷中 入殿呈圖挾風濤於筆底
拂霧吟風瀟灑極檀樂之狀 駢柯攢影輪囷盡偃蓋
之形 錦囊犀軸象牀堆希世之珍 粉本生綃寶蹟
擁通神之玩

畫四

三古 太平御覽曰名畫記以漢魏三國為上古以晉
宋為中古以齊梁陳後周為下古
留天地位 郭熙林泉高致曰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
何謂天地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地位

下留地之位中 神盤意豁 又曰畫之處所須冬嶺夏
間方立意定景 三停九似 圖畫見聞志曰畫龍者析出三
神盤意豁 三停九似 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
分似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 縑作帷囊
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戴逵隱帳 逵嘗畫佛
名畫記曰董卓之亂山陽西遷 戴逵隱帳 逵嘗畫佛
圖畫自隱於帳中人有所 左圓右方 張鷟朝野僉載
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 左圓右方 張鷟朝野僉載
戒否輒竊聽而隨改之 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 地獄
四十字詩足書一絕六事齊舉號神童羊兼成 地獄
變相子見其畫因號為地獄變相名畫錄曰長安景公
寺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都人咸觀 圖鍾馗像 補筆談
懼罪脩善兩市屠酤經月不售 圖鍾馗像 補筆談
曰明皇將踰月巫醫不能治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
其小者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
帽衣藍裳袒一臂繫雙足乃剗小者目擘而噉之奏曰
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妖孽
巧藝部 崇寧貢卷三百三十一 畫

夢覺病即瘳乃召吳道子圖之道子承旨恍若有睹立
 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有若
 此哉吳裝雄圖畫見聞志曰吳道子所畫牆壁卷軸落筆
 謂之吳裝僧房破具盧氏雜說曰吳道子嘗訪僧房不禮
 吳裝盡蹋破惱亂不堪僧知是木劍帷帽子畫記曰吳道
 道子為之懇塗却畫乃已木劍帷帽子畫記曰吳道
 劍閣令公畫昭君著帷帽不知木劍帷帽子畫記曰吳道
 代惟帽與公畫昭君著帷帽不知木劍帷帽子畫記曰吳道
 元伊世珍嫺媛記曰王維為岐王畫一丈石信筆塗抹
 自悠然有餘趣數年寶之置眾為岐王畫一丈石信筆塗抹
 悠然後風雨飛去章四足獸書斷曰章無忝以畫馬與
 之外國所獻獅子酷肖其真後獅已風雲隨筆明皇雜
 放歸本國持圖觀覽百獸皆懼已風雲隨筆明皇雜
 元中於龍池新創一殿召馮紹正畫薛紹正先於西
 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風雲隨筆而生
 鍾隱畫鵝見聞志曰鍾隱欲師郭乾暉筆法不得乃

也一日隱畫一鵝於壁乾暉驚曰子得非鍾隱乎隱再
 拜具道所以乾暉喜曰孺子可教也乃善遇之丈席以
 講書道隱放筆奪真畫圖壯丹幼年從學因觀舍前壯
 丹盛開命筆放之不淡旬奪真矣後有雙柏一石李唐
 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濕展處處爭來
 約集曰有士人家藏張噪松石障士人云亡兵部李員
 外約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為衣裏矣惟得兩幅雙
 柏一石在焉裂鮫綃宣和畫譜曰張噪字文通善畫
 張噪工松石擬遊戲丹青微圖繪寶鑑曰姚思元作紫
 裂鮫綃工松石擬遊戲丹青微圖繪寶鑑曰姚思元作紫
 世俗非止遊戲丹夢中神授水名錄記曰吳恬有畫山
 青而自娛悅者夢中神授水名錄記曰吳恬有畫山
 有餘面自娛悅者夢中神授水名錄記曰吳恬有畫山
 有神人指授畫法墜筆成畫興圖畫見聞志曰高道
 精筆亦成畫二藝爭鋒又曰唐末處士孫位於成
 墜筆亦成畫二藝爭鋒又曰唐末處士孫位於成
 王部從筆鋒狂縱至孟蜀時有匡山處士景煥觀位畫
 激發高興遂畫右鋒天王以對之二藝爭鋒一時壯觀
 巧藝部

工畫龍水

水圖繪寶鑑曰孫位改名遇工畫龍

南本

畫火

大圖畫見聞志曰張南本精畫火嘗於成都金華寺

觀炎幾之勢

八年不就

曹仲元嘗於建

不就李氏責其緩命

周文矩曰仲元繪

亡言師名畫

上成得張璪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

李成得張璪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

李成得張璪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

事得之為箱篋珍後

夜宴圖

宣和畫譜曰韓熙載以

主李氏頗聞其荒縱欲見尊俎間觥籌交錯之態乃命

顧宏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遂傳有

韓熙載夜宴圖

籍見古畫即前夕所夢者故絹穿損左足遂命薄

古畫補足

籍見古畫即前夕所夢者故絹穿損左足遂命薄

師訓重脩此足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

手應心

師訓重脩此足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

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也

丹青參商

見聞志曰蜀先主既下蜀謨信宗御容

人先主曰吾與田陳本無讐恨圖霸

鋪殿花

鋪殿花

之道彼此血刃豈與丹青為參商乎

鋪殿花

鋪殿花

刀頭燕尾

刀頭燕尾

刀頭燕尾

清錄曰石恪作飛鼠

不守繩墨

不守繩墨

殊技進益縱逸不守繩墨多作戲筆人物詭形

賢已

賢已

圖宋岳珂程史曰李龍眠所作賢已圖見者皆歎賞以

賢已

賢已

耶衆怪請其故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聞音則張

風為引線

風為引線

何也龍眠聞

風為引線

風為引線

圖畫者必怒而服

風為引線

風為引線

忠恕取紙一軸首畫一巾角小童持線申紙窮處作風

風為引線

風為引線

巧藝部

巧藝部

巧藝部

為中引一線長數丈富
 家子不以為奇遂謝絕
 筆勢李成斂法宋米芾畫史曰王說學李成斂法以
 瀾翻小景亦墨作平三家山水營丘李成聞志曰畫山水惟
 遠皆李成法也
 類三景為構亭張圖又曰丁晉公典金陵階辭之日真
 曉景為構亭張圖又曰丁晉公典金陵階辭之日真
 之西北隅構亭曰選一絕景張此圖晉公至金陵乃於城
 觀為佳潛寫御容西京上清宮書武宗元特喜丹青嘗於
 明和湯天帝潛寫太宗御容以宋火德王故也真宗幸
 上清宮忽見御容驚曰此真先帝也遽命焚香再拜
 江神留畫一畫史曰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幹馬
 過於江神留畫一畫史曰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幹馬
 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遂止乃渡
 兩脚畫宣和

曰僧巨然所作雨
 脚如有一爽氣襲人
 後加三紋一日往見公歸而喜曰吾得之矣乃於
 綺紈習鴛鴦畫譜曰宗室士雷而顛盛者遂大似
 純之習故幽雅趣
 落筆與畫工並馳
 柳岸圖極妙有品題者曰詠雪才華稱獨秀迴文
 機杼更誰如劉常善畫花竹名重江左時米芾赴書學
 燭對畫博士過金陵有以常所畫折枝桃花獻者芾置
 之屏間坐臥其下索燭
 與對畫博士過金陵有以常所畫折枝桃花獻者芾置
 院對畫博士過金陵有以常所畫折枝桃花獻者芾置
 崔升高必先舉左衆史咸歎服
 鼎每畫虎掃地臥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
 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
 一揮意盡而
 去不待成也
 東坡墨竹一畫繼曰蘇東坡作墨竹從地
 巧藝部
 月益貢山卷三十一

節分曰竹生時 以篆筆畫 畫史曰章友直善畫龜蛇

篆筆畫基盤 畫水掀壁自成一家嘗畫五嶽觀壁凡

作水先畫浪頭然後畫水 三朵花 又曰房州有異人

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自寫真東坡 皆草

書法 元鄭元祐識先生面試問方陵好事家 觀居葛嶺瑪

荀多假其真者鬚髮 燕家景 水清雅秀媚嘗作四時

景畫院謂 為措大殃 又曰宣字辭微宗去京命畫者

勿出必為措大 兩餘蟬 又曰眉山道士羅勝先善

所缺今果然也 草蟲 又曰覺心字虛靜初作 章得象 歐陽

觀錄曰章卿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今有章

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嵩牛韓幹馬而今有章

得象 觀音真相 圖繪寶鑑曰賀六侍詔家世專畫觀

也 者求畫遂得真 兩京絕筆 畫繼曰韓若拙善作翎毛

相其名益彰 有名而毛羽皆有數政 河東三絕 又曰河東稱三絕

宣間兩京推為絕筆 趙家船 又曰趙孟堅常乘一舟挾雅玩之

人馬張遠 趙家船 物吟弄忘寢食過者望而知為趙

山水也 無根樹 又曰秘重離親舊間亦無緣得之眾朝

家書畫 船也 無根樹 自秘重離親舊間亦無緣得之眾朝

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濛雲 六館二妙 圖繪寶鑑曰

如解作無根樹能描濛濛雲 六館二妙 圖繪寶鑑曰

俱得竹與陳所翁同舍畫龍 橫塘野景 又曰處士朱象

西湖隱士作人物山水橫塘 一筆畫 又曰趙子雲能

野景以畫易酒日在醉鄉 一筆畫 又曰趙子雲能

人面及手描畫頗工至衣摺則如草符 寫真神妙事

篆一筆而就蓋不欲蹈襲自成一家耳 寫真神妙事

湍海曰耶律裒履字海鄰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後風

神爽秀工於畫以寫真召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

巧藝部 附錄 卷一百三十一 畫

正寫宋仁宗容以歸遼道宗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
餅花隔面未得其真陸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錢者駭
其神墨戲圖繪寶鑑曰海陵王寶書玉軸李早三
妙馬圖曰金源六葉全盛年明昌政似宣和作鉤勒法
前寶書玉軸充內府時以李早方龍眠
圖繪寶鑑曰張遜吳郡人善
畫竹作鉤勒法妙絕當世
鎮當自題畫竹云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顧元慶雲林
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數年
一幅墨昌懸之墳探曰王孟端中書曰此必與我索畫耳
點公又造其第求之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
寄點公其西賓吾故人也吾寄之待彼與求耳聞
簫寫竹列朝詩小傳曰王絳工畫每遊覽遇長廊素壁
拂袖而起嘗在京邸月下聞簫聲有投金帛購片楮者則
以贈曰我為簫聲來以簫材報之其人持紅羅綸為餽
乞再寫絳大笑裂
前畫而遂其餽
八面生動
人山水細潤者宗郭熙

豪放者宗夏珪馬遠其人物評
者謂八面生動故四方重之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七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

巧藝部五

畫五

繪詩梁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
來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著領俱周
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唐徐安貞題襄陽圖詩
曰畫得襄陽郡依然見昔遊峴山思駐馬漢水憶回舟
丹壑常含霽青林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意悠悠
李白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詩曰百丈素崖裂四山
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但見瀑泉落如深雲

巧藝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

畫

漢來聞君寫真圖島嶼備縈迴石黛刷幽草曾青澤古
苔幽絨儻相傳何必向天涯 又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詩曰真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列障圖雲山攢峰入霄
漢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蓬壺來軒窗瀛海入几案
煙濤爭噴薄島嶼相凌亂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崢
嶸若可陟想像徒盈歎杳與真心冥遂諧靜者翫如登
赤城裏揭步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從茲得消散 又燭
照山水壁畫歌曰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
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嵐
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

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祇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
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
之向溟渤 又粉圖山水歌曰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
直與南溟連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
空翠如可埽赤城霞氣蒼梧煙洞庭瀟湘意渺縣三江
七澤盡洄洑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
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時
可到三山巔西風崢嶸噴流泉橫石蹙水波潺湲東崖
合沓蔽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緜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
寂聽無鳴蟬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仙南昌

仙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眾賓杳然
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真仙可以全吾身若待
功成拂身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孫逖奉和李右相書
壁畫山水詩曰廟堂多暇日山水契中情欲寫高深趣
還因藻繪成九江臨戶牖三峽繞檐楹花柳窮年發煙
雲逐意生能令萬里近不覺四時行氣染蘊香馥光含
樂鏡清詠歌齊出處圖畫表冲盈自保千年遇何論八
載榮 王昌齡觀江淮名勝圖詩曰澹埽荆門煙明標
赤城燒青蔥林間嶺隱見淮海微援毫無逃境遂展千
里眺 岑參劉相公中書江山畫障詩曰相府徵墨妙

揮毫天地窮始知丹青筆能奪造化功瀟湘在簾間廬
霍橫座中忽疑鳳皇池暗與江海通粉白湖上雲黛青
天際峰晝日恒見月孤帆如有風巖花不飛落澗草無
春冬擔錫香爐緇釣魚滄浪翁如何平津意尚想塵外
蹤富貴心獨輕山林興彌濃喧幽趣頗異出處事不同
請君爲蒼生未可追赤松 杜甫薛少保畫鶴詩曰薛
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
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
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鄰高堂未傾
覆幸得慰佳賓暴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頰赤霄有真骨

恥飲滂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又題楊監又
出畫鷹十二扇詩曰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
此圖無乃傳其狀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
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
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間識
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障爲君除狡兔會是
翻韞上 又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曰高浪垂翻
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
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又觀嚴鄭公
廳事岷山沱江圖詩曰沱水臨中座岷山到北堂白波

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
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雁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藥
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秋成元圃外
景物洞庭傷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
壑道難忘 又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曰十日畫一水
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
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
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澈山水
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
并州使剪刀翦取吳淞半江水 又劉少府新畫山水

障歌曰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埽却
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
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
契丹得非元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
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
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
暝蹋孤舟立滄浪水深青冥闊敲岸側島秋毫末不見
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
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
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邪溪雲門寺吾

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韞從此始 又題李尊師松樹
障子歌曰老夫清晨梳白頭元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
兒延入户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
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榦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
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
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
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 又題韋偃爲雙松圖歌
曰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
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
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

冥龐睂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
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
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公放筆爲直幹 又畫鵲行曰
高堂見生鵲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
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
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沒長翮如
刀劒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
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又觀曹將
軍畫馬圖引曰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
軍得名二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

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健仔傳詔才人索盤
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
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
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
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迴若寒空動煙雪霜
蹄蹴蹋長楸間馬官廐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
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
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
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
不見金粟堆南松柏裏龍媒去盡烏呼風 又丹青引

曰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
矣文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
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
見承恩數上南熏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
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
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五花驄畫工如山貌不
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
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
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
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

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驕驄氣彫喪將軍盡善蓋有
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
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
下終日坎壈纏其身王季友觀于舍人壁畫山水詩
曰野人宿在山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栖嶺上
雲開簾欲放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
遲于公大笑向余說小弟丹青能爾爲郎士元題劉
相三湘圖詩曰枕上見漁父坐中常狎鷗誰言魏闕下
自有東山幽元稹畫松詩曰張璪畫古松往往得神
骨翠帚掃春風枯龍戛寒月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

纖枝無瀟灑頑幹空突兀乃悟塵埃心難狀煙霄質我
去浙陽山深山看真物 李遠贈寫御真李長史詩曰
玉座煙銷研水清龍顏不動紫毫輕初分隆準山河秀
再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遙驚
三朝供奉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 顧況范山人畫
山水歌曰山崢嶸水泓澄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
棲神明忽如空中有物物中有聲復如遠道望鄉客夢
繞山川身不行 白居易畫竹歌曰植物之中竹難寫
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以來唯一人
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

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筍而成由筆成
野塘水邊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
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
西叢七莖勁而健曾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
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
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顫眼昏頭雪色自言便
是絕筆時從今此竹猶難得 裴諧脩處士桃花圖歌
曰一從天寶王維死於今始遇脩夫子能向鮫綃四幅
中丹青暗與春爭工句芒若見應羞殺暈綠勻紅漸分
別堪憐彩筆似東風一朵一枝隨手發燕支乍濕如含

露引得嬌鶯癡不去多少遊蠶盡日飛看偏花心求入
處工夫妙麗實絕奇似對韶光好時節偏宜留著待深
冬鋪向樓前殫霜雪 宋韓琦觀胡九齡畫牛詩曰江
天雨雪易溟濛風勢掀號摧古木敲斜葉笠趁牛歸蕭
疎暮景煙邨宿奇哉胡掾老筆不可到戴叟重生須死
伏吾觀諸牛之態雖盡妙尚有所遺思未熟牛於生民
功最大不畫牛功牛亦辱胡君胡君聽我言別選輕綃
成巨軸寫出區區耒耜勤貴知天下由吾方食足 蘇
軾王維吳道子畫詩曰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
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

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使筆所未到氣已吞
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
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
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
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
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
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翻謝籠樊吾觀
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又韓幹馬十四
匹詩曰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駿尾齊一馬任前
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顧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

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旣濟
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
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
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朱子題祝生畫詩曰裴侯
愛畫老成癖歲晚倦遊家四壁隨身只有萬疊山祕不
示人私自惜俗人教看亦不識我獨摩挲三太息問君
何處得此奇和璧隋珠未爲敵荅云衢州老祝翁曾次
自有陰陽工峙山融川取世界咳雲吐雨呼雷風昨來
邂逅衢城東定交斗酒歡無窮自然妙處容我識爲我
埽此須臾中爾時聞名今識面回首十年齊掣電裴侯

已死我亦衰祇君雖老身猶健眼明骨輕鬚不變筆下
江山轉蔥蒨爲君多織機中練更約無事重相見 樓
鑰催老融墨戲詩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
命 王庭珪題惠崇畫秋江鳬雁詩曰老崇學畫如學
禪中年悟入理或然 何夢桂和南山弟虎圖行曰高
堂突兀生崇岡於菟眼電牙磨霜古言市虎人不信誰
信挾一來座傍衆犬僵仆兒輩走猛士腰弩成蹶張老
翁卒見亦驚怪更欲騎取參西皇乾坤沴氣產尤物誰
爲驅雷入神筆古樹蕭蕭風刁刁陰崖幽幽雲墨墨橫
行翬屬不畏人弄子庭除成穴窟藍田飲羽驚夜行今

乃捋鬚當白日畫圖畫虎心自知觸目或疑猶喘息世
間多少涪邨民毛爪未完心已易 金党懷英題春雲
出谷圖詩曰春雲乍出山有無春雲已去春山孤山光
空濛不可寫正要雲氣相縈紆山吞雲吐變明晦半與
巖谷生朝晡輕林蕭蕭暗溪樹餘影漠漠開樵居舟人
橫櫂並沙尾坐看縹緲搖空虛巧分天趣出畫外韻遠
不與丹青俱今人重古不知畫但愛屋漏煙煤汙惜哉
東坡不及見此本詩中獨有疊嶂煙江圖 高永跋段
志寧山水詩曰蒼髯雲氣湧長松風雨寒湍流劈山出
玉虹飲溪灣胃中無雲夢筆底無江山想見破墨初布

袖蛟龍蟠壯觀駭心魄萬象本自閒寒齋靜相對遠意
空追攀 元陳深駿馬圖詩曰王良伯樂骨已朽曹霸
丹青亦希有開圖歛見神駿姿對酒高歌雄劍吼祇今
騏驎困鹽車落日長鳴漫昂首蚩蚩俗眼迷天機相士
嫌貧馬嫌瘦 趙孟頫題畫山水圖詩曰移得山川勝
坐來煙霧空窗中列遠岫堂上見青楓巖樹參差綠林
花掩冉紅鳥飛天路迴人去野橋通邨晚留遲日樓高
納悵風琴尊會仙侶几杖從兒童疑聽孫登嘯將無顧
愴同微茫看不足瀟灑興難窮碧瓦開蓮宇丹樓聳竹
宮亂泉鳴石上孤嶼出江中藉甚丹青譽益知書畫功

煩渠添釣艇著我一漁翁 又題墨雁詩曰鴻雁棲棲
遵渚黃蘆索索鳴秋羨殺承平公子筆端萬里滄洲
虞集子昂墨竹詩曰子昂墨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
風古來篆籀法已絕止有木葉雕蠶蟲黃金錯刀交屈
鐵大陰作雨山石裂蛟龍起陸真宰愁雲暗蒼梧泣湘
血吳興之竹乃非竹吳興當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
空落月年年照秋屋 又畫鶴詩曰薛公少保昔畫鶴
毛羽蕭條向寥廓通泉縣僻久微茫故物都非況城郭
長鳴闊步貌閒暇解寫高情亦奇作借懸素壁憶真侶
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寥寥積雪高直過蕭臺絕棲泊

朱德潤山水屏圖詩曰中堂素壁本虛靜誰令揮灑
研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石來蒼冥驅山奔海
入紉素扶輿之氣青熒熒 柳貫煙江疊嶂圖歌曰君
不見帝堦王家寶繪堂山川發墨開洪荒重江疊嶂詩
作畫東坡留題雲錦光又不見後身松雪齋中叟伸紙
臨摹筆鋒走樓臺縹緲出林坳蘆葦蕭騷藏澤藪白雲
飛不盡青冥百丈牽江入樊口墨花照几射我眸我爲
牽芳歌遠游胃中是物有元氣世上何所無滄洲我疑
此叟猶未化瞬息御氣行九州五山四溟一觴豆瑣細
弗遺囊楮收故能援毫發天藻不與俗工爭醜好楚山

雲歸楚水流萬里秋光如電掃拈來關董散花禪別出
曹劉斲輪巧披圖我作如是觀毛穎陶泓共聞道嗚呼
相馬亦相人駑駘豈得同翔麟舍夫毛骨論形似如此
鑒賞焉能真後來有問延祐脚意索舉似吾方歎明
劉基題山水圖詩曰天下名山隨處有畫圖流傳亦良
久祇園道人展橫幅觀者稱誇同一口蒼梧九疑高插
天卷而懷之不盈手巨靈驚呼盤古怒地軸缺北昆侖
剖太陽出海開杳冥蟠冢岷峨大如斗華軒無人清晝
閒恍然置我匡廬間金輪迴出牛女上遠近羅列千雲
鬣江花野竹青錦斑嵌巖斷石蛟鼉顏岡盤谷轉絕徑

路但見湖水迴瓊環白沙洲暖春風起南船挂帆北船
橫吳波不盡芳草外楚岫半入長煙裏夜深小龍行雨
歸宮亭月落彭郎磯旌陽步虛盧老和雜佩散作虹蜺
飛百年塵世真夢寐回首旌旗塞天地舊遊何處成渺
茫一曲狂歌數行淚青丘弱水迷方壺武陵桃源今有
無瑤臺三島消息斷安得羽翼歸清都王冕題趙千
里夜潮圖詩曰去年夜渡西陵關待渡兀立江上灘灘
頭潮來倒雪屋海面月出行金盤水花著人如撒霰過
耳斜風悞如箭叫霜鴻雁零亂飛正似今年畫中見寒
煙漠漠天冥冥展玩陡覺心神清便欲吹簫騎大鯨去

看海上三山青 倪瓚自題畫曰摩詰畫山時見山不
見畫松雪自纏絡飛鳥亦閒暇我初學揮染見物皆畫
似郊行及城遊物歸畫笥爲問方厓師孰假孰爲真
墨池挹涓滴寓我無邊春 蘇伯衡題春晴江岫圖曰
尚書襟懷絕瀟灑揮毫往往凌董馬平生一筆頗自珍
數尺新圖爲君寫齊山遙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
東風綠徧汀洲草總是岐亭離別情一向江南一江北
離情浩蕩嗟何極正如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翦得
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況復隔羅浮掩圖却上高臺望
但見遠海連天流暮歸朝出誰與侶蜃霧蠻煙結悽楚

木棉花落鸚鵡飛苦竹叢深鷓鴣語 危素題宋好古
墨竹詩曰我憶東曹粉署郎琅玕寫就拂雲長祇疑散
步雲林曲獨聽秋聲待晚涼 張以寧題米元暉山水
詩曰高堂曉起山水入古色慘澹神靈集望中冥冥雲
氣深祇恐春衣坐來濕江風吹雨百花飛早晚持竿吾
得歸身在江南圖畫裏令人却憶米元暉 錫松題葛
洪移居圖曰前行白羊四角羸誰其驅者鬪鬚兒猶獐
一犬嗥而馳舉鞭護羊訶止之背有囊琴結黑絕羈後
負畫策以追少婦騎牛牛步遲兩兒共載兀不欹大者
坐擁斑文狸小者索乳方孩嬉母笑不嗔還哢復有

鬪者肩童羈引手向翁如反側蹇驢躡地行欲疲兩耳
逆豎愁風吹老翁龐眉方頤頤顧瞻妻子色孔怡似語
前言路向夷爾兄在前爾勿癡爾母正念爾弟飢高憤
顙奚荷且持藥瓢囊襍何垂垂有抹者柄相參差傍有
二卷一解披趁行苦忙奚不知我觀此畫喜復疑問翁
爲誰莫可推或云葛令之官時移家勾漏乃若茲人生
多異在侈靡如此行李胡不宜骨肉在眼無餘資陳巖
作圖真畫師筆蹟縹緲如飛絲中有妙意世莫窺我吟
將爲仕者規如不見畫當求詩 王行自題畫詩曰高
館良宵睡思遲葛巾重著半醺時都將滿抱林泉興付

與閒窗墨半池 方孝孺題王叔明墨竹詩曰分板綴
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
可傳諸師 王紱寫晴竹詩曰我愛君家遠城郭繞檐
竹色侵簾幙醉中揮翰寫晴梢湘雲一翦春陰薄看來
頓覺風氣清耳邊恍若聞秋聲嘯歌到晚不歸去高臥
翠陰呼月明 李東陽題王舜耕山水圖詩曰溪聲潺
湲雜林壑山勢蜿蜒去還却浮雲欲起未起時半在溪
頭與山脚入空高鳥飛欲盡背屋斜陽慘將落更無賸
地與閒人縱有紅塵何處著南畝老翁雙鬢斑筆法頗
似高房山少年豪宕老疎放往往醉墨留人間平生畫

癖兼山癖一見此圖三歎息媿我不如樓上人日日開
窗看秋碧 王守仁題畫詩曰隨處山前著草廬底須
松竹偃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西
諸峰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煙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
題詩在翠微 顧清題墨菊詩曰郎中畫菊真是菊蒙
泉蒲萄太常竹一時能事并馳聲豈直文章難繼續狂
揮急埽皆稱意不特品高機亦熟西涯坐間生色障一
見當時已心服不知何日到君家盡洗朱鉛鬪清淑疎
篁古木交映帶深淺生枯俱入態敲風一枝驚欲折倚
竹數叢如有待飛鸞墜羽時自壓老蛟蛻骨令人駭張

顛草聖久寂寞何意茲晨忽傾蓋 董其昌題所畫寒
山圖詩曰拈筆經營輞口居心知餘習未全除莫將枕
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 盛時泰題畫詩曰老樹
丫牙鐵作柯亂竹縱橫拂雲起誰知一段秣陵秋寫在
癡翁半邊紙癡翁癡翁蓬萊精有時拈筆人皆驚想見
臥癡樓上景狂歌醉舞鳴秦箏我本大城山裏客看君
圖畫來君宅出門却被強題詩坐對疎棚豆花白

賦晉傅咸畫像賦曰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其事在素
定見其涕血殘刑之形情以淒然辭曰惟年命之適短
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旣銘勒

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觀卞子之容形
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瀝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
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
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
殘軀以證璧 **增**梁江淹扇上絲畫賦曰臨淄之雅女
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
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空青
生峨嵋之陽雌黃出嶓冢之陰丹石發王屋之岫碧髓
挺青蛉之岑粉則南陽鈇澤墨則上黨松心乃雜族以
爲此扇爲君翳素女與玉琴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

促織兮始鳴秋蛾兮載飛識桂莖之就罷知蘭葉之行
衰重曰碧臺寂兮無人蔓丹草與朱塵度俄然而一代
經半景若九春命幸得爲綵扇兮出入玉帶與綺紬
唐歐陽詹洪涯子圖賦曰矯矯徵君居幽行閒朗詠堯
年之日棲遲姑射之雲英英時傑好奇藝絕窺窮圖畫
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觀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盡是山
中之意全移物外之蹤入室終窺知裂繒而畫出升堂
始睇疑在野而相逢實默如言如行實止蘿纖纖以垂
帽草芊芊而藉履服惟身表容實心旌對冰雪之顏觀
蘭蕙之纓暗識伯夷之潔遙憐虞仲之貞形如植以亭

法錄卷之二十一
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瑤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
方秀千峰初霽神飄飄以自遠心悠悠而不繫我之心
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日得夫君於此堂 黃滔誤
筆牛賦曰王獻之績畫彌精變通可驚失手而筆唯誤
點應機而牛則真成用是飾非旣擅一時之妙持功補
過爰垂千載之名當其團扇羽輕素繒雲薄搦金筵以
如翦露秋毫而似削莫不佇思翔鸞澄神丹鵲臨風緬
想滿輪之桂月鋪開對景歎嗟一點之松煙飄著隱映
瑕匿依稀漆濃旣黑白之斯異顧東西而易從南容之
玷難磨空傷往事曹氏之蠅可學遂展奇蹤於是逐手

搗成隨宜演出斯須亡隋落之所頃刻見下來之質筆
爲鋒也無慙賣劒之年墨作池焉豈媿蹊田之日則知
負藝通神呈功駭人遽從無而入有俄肯僞以歸真況
乎烏文黛暗駁彩花新兔翰初停旁起落毛之想鼠鬚
尚對遙懷食角之因足令飲穎牽懷飯秦動思坐驚踐
葦之處立驗放桃之地手捫而執紉罔殊衣惹而飾繒
奚異經年不去寧生舐犢之心終日長閒豈有駕車之
意 謝觀誤筆成蠅賦曰曹氏之蠅因誤而致旣失手
以傷善乃象形而取類胡能有定將飾非於寡尤變而
從宜善奪真而不異原夫裂素凝璧纖毫露鋒展霜花

以雲薄墜松煙而漆濃於不可爲之處見不可去之蹤
處小瑕之間義寧有怒居太白之上污實難從由是潤
色成功從權善補逐手見營營之狀隨筆長薨薨之羽
乍若蟋蟀之居僻復類蠨蛸之在戶然而迴立素絲不
失毫釐倖止焚之貌類附驥之姿當似是似非之前吾
與點也於一顧一盼之際默而識之將起枚生之說那
虞翟子之悲然而就之不爽酷得其象雖違心以著可
悅目而賞隱映纖絺之內囊螢處中附麗紉組之間牖
蟲將上嗟乎巧以飾詐假能亂真始自不材之點俄成
有用之身捷捷幡幡誘讒人之思發跂跂脈脈透輕綃

而色新已而吳主是臨奇工斯布左右歷覽徘徊周顧
迷邂逅之所致載揮拂而方喻將特模於手成了莫知
其筆誤懿夫污不足誚瑕豈難除知過善改巧思橫舒
卒能珍賞翫之不渝成奇文而有餘彼田夫之禾麥景
山之鯉魚方之不如 荆浩畫山水賦曰凡畫山水意
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
無皴隱隱似睂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設也山腰雲
塞石僻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看兩蹊
樹觀頂顙水看岸基此其法也凡畫山水尖峭者峰平
夷者嶺峭僻者崖有穴者岫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

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
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目而平者坂若能辨別此類則
粗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賓主
之朝揖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
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
觀可安斷岸頽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
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邨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
崖古木露根而藤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
遠者疎平近者森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如
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挺直長於石者拳曲而

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春景則霧鎖
煙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
綠蕪平坂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
一色簌簌疎林雁橫煙塞蘆花沙汀冬景則樹枝雪壓
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澹酒帘孤邨風
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風無
雨枝葉斜披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
靄依稀山光淺翠網曬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霏
霏朦朧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犬吠疎籬僧
投遠寺帆卸江湄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煙斜霧橫或

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荒冢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
法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山借
樹爲衣樹借山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
亂要顯樹之精神若留意於此者須心會於元微 明
何景明畫鶴賦曰何匠氏之殊絕超丹青之矩度寫仙
禽以逼真陋凡鳥而不顧想意象而經營運精思以馳
騫假孤致於墨華得高標於毫素麗藻質以明煙揮風
翎而刷霧倚粉壁而駢頸引青林之雙步豈偶爾而髣
髴真天然之神趣偉茲羽之獨靈考仙經之遺篇鍾浮
曠以化胎善導引而延年志清迴而內真儀皎潔而外

宣音獨唳而聞野翼一飛而翀天見樊絜而恥嬰仰海
嶠而思騫朝翱翔於玉林夕飲啄乎丹泉振元圃之中
林閭丘之巔止必擇地動不妄遷協雲簫而清轉隨蜺
駕以遙旋猷倉庚之喈喈溜白鷺之娟娟豈能言之鸚
鵡非好殺之鷹鷂拂練光而凝思挹繪采而生憐松團
碧蓋苔斷紫錢徊徘徊竹下俯仰梅邊翻窮秋而益勁心
寒歲而彌堅謝逋仙於西湖展少保之青田乃若琴尊
寡和山林無主翠巘絕鄰華表誰語路杳杳以失雲庭
栖栖而宿雨露淒淒以霑階霜肅肅而入戶抗圓吭以
長吟整修毛而獨舞意衍衍而欲伸態昂昂而猶武續

遺哀於絕絃悲弔影於廢廡懷萬里之長風眺三湘之
極浦憶煙水而葢巢甘雁鷺以爲伍憩夜者而葦寒食
秋塘而蓼苦孰圖畫之見珍惟網羅而受侮及夫上都
富舍畫彩盈庭錦燦爛兮金谷花窈窕兮朱亭刻犀象
兮繡柱閑孔雀兮翠屏徒流丹而映綠俱含意而論形
彼靈質之殊操羞文章以自呈無俗狀以駭衆亦飛去
而冥冥悵良工之弗值羌誰識其高情撫斯圖以睇視
久延佇以徜徉欣物品之有遇見嗜尚之匪荒旣獲貯
於廣篋遂薦觀於華堂儼縞衣而不驚騰玉羽而將翔
恍映雪而偃蹇若順風而飄揚集賓客而舉目顧軒楹

而有光疑照景於金閣訝棲霞於玉房吁嗟鳥類比之
君子遇則霄漢失則荆杞棄捐胡憂登庸胡喜非恃寵
而乘軒亦何心於傾市依日月於蓬壺隔塵沙於弱水
聞玉笛之我招繞珠樹而相倚感人主之畜養常反顧
於千里凜風義之莫渝重披圖而自矢 徐渭畫鶴賦
曰朱冠縞衣四池墨綠鐵脰昂尻金眸夾顛長喙易渚
圓吭聞天秉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騫忽一舉而追
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位爾其焦山瘞銘桂陽
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纏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聞
唳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

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砥筆和鉛徵精
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
青田掃束穎而希冀其丹嶠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
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橘審而高赤壁夢
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纔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
高懸玳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
兮培塿頂殷荔而低昂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
賸以爲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
則物固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
蒼

原贊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元兔南漸朱鳶交河悠
遠合浦迴遘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增唐符載張璪員外畫雙松贊曰世人丹青得畫遺
跡張公運思與造化敵根如蹲虬枝若交戟離披慘澹
寒起素壁高秋古寺僧室虛白至人凝視心境雙寂

原序魏曹植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
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
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
象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寮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
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增**宋王微畫敘曰古人之作畫

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以爲嵩高趣以爲方丈以友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隆準睂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崖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後規方圓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畫之情

也唐符載觀張員外畫松石序曰尚書祠部郎張瓌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傳之妙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觀者也居無何謫官爲武陵郡司馬官閒無事士君子往往獲其實焉荊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陳讌宇下華軒沈沈尊俎靜嘉庭篁霽景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歛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撫奇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飈戾天摧挫幹掣擣霍瞥列毫飛

墨噴梓掌如裂離合倘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
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爲之四顧若雷雨
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
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元化而物在靈府不
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
漠與神爲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算妍蚩於陋目凝觚舐
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於齒牙間哉 元
楊維禎圖繪寶鑑序曰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
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
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摹擬雖入譜

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
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猫者張
辟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真武者叩之而響
應寫人真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
奪造化者乎

增記唐王諷祖二疏圖記曰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
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爲神妙有好事者
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爲之謝
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
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搖

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揖主人曰酒興將激吾將勇於畫
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
筵中有犧尊二壺觥其觥而疊罍即倍犧壺之數而樂
師羞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鑪有缶有筑有鼓而棘若
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算主事者有捧
罍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
哈者有俯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屨者有促襟而將
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
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疏之去
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

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
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已之能
絜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
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白居易畫記曰張氏
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藝尤者其畫歟畫
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意狀
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
者時余在長安中居其閒聞其熟乃請觀於張張為予
盡出之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
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

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
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
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
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
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 劉長卿張僧繇畫僧記曰天
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繪事
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
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分而為二其一在唐故常
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嘗嬰篤疾殆將屬纊忽於夢
寐覩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析已百餘

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寶玩舉世莫知若能
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既
寤遽以求訪果如夢中之旨獲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
以俸錢十萬贖而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
造思之妙通於神祇識者以為干將莫邪散而復合亦
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歿子孫不守有姬鬻之於市為校
書郎宋儋所得開元中儋服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
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歸然獨存儋卒傳故人劉傑
傑居少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
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

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卿今爲劉氏之
寶藏矣 宋蘇軾淨因院畫記曰余嘗論畫以爲人禽
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
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
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
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
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因其理不可不謹
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
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
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孿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

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
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
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
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
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旣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
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增詔唐德宗詔曰貞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閣
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
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 憲宗手詔曰
鍾張等書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所珍朕以視朝之

餘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觀象以省躬豈好奇而玩物

原啓梁元帝謝上書蒙敕褒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髣髴宣室之圖更難擬議成蠅罕術畫馬疎文人非世將恩深晉帝之賞跡魏景山寵踰魏皇之詔又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曰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動還傷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暫覩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

增題跋宋黃庭堅題七才子畫曰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爲趙子雲之苗

商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邪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曾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蘇軾書蒲永昇畫後曰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版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一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

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舍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又書吳道子畫後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

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明徐渭書夏珪山水卷曰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鍾惺題貝葉畫曰貝葉作畫意之所至偶與物觸筆墨從之前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爲法惟是留之至今守而無失故可念也

畫 明徐渭與兩畫史書曰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
密如無地爲上 又曰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
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
爲妙品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

